明季北略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殉難文臣

范景文 十九投井

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北京烈皇帝崩于煤山文臣死難者二十有一人內閣惟范文貞公公諱景文字夢章號質公河間府吳橋縣人父永年南甯太守為德于鄉有佛子稱公生而端亮行醇藴諸生時即以天下為已任登萬歷四十一

年癸丑進士授東昌府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
饋衆稱不二公獄多平反時值大飢條荒政躬自賑
恤全活以億萬計己未擢吏部稽勳司主事庚申署
選事歷文選員外驗封郎時光宗登極旬月中公所
推擢皆先朝耆舊世所目威鳳祥麟者天啓甲子逆
璫竊柄公上疏請清仕路養仕節謂天地人材當爲
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
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言皆剴切爲時所忌南樂
相魏廣微以鄉曲故欲招致公卒不可得及當例推

璫先授意部堂及除淸流周忠毅李忠毅輩公爭執不少、狥忠賢大怒。尋移疾歸。杜門卻掃視世榮一切澹如。至戚憤時事。則裂眦拏几案痛惋交集。時周忠介被逮。銀璫就北寺獄。誣贓數千。公洗橐百計代償。欲脫之于死。雖禍機不測竟罔恤。其好義急難類如此。崇禎初。起太常少卿。尋巡撫中州。己巳之難。公不待詔、命帥師勤王。京師圍解、陞少司馬。移鎭昌平。告歸。久之。陞南大司馬。參贊機務。時賊在英廬、留都岌岌。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定營制。簡家丁。

治樓船。糧火器、部曲收艘。于是乎有援泗援滁援廬之師。江浦之役、賊烽夜照江水、不能以片羽飛渡。實惟公方畧、公之建置。謂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京。守陵。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疏數十上。決機呼吸。瞭然列目。時武陵相楊嗣昌奪情視事。詞臣黃公道周等執義廷諍。杖謫纍纍。公抗疏力救。謂道周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益。乃推碩果遂嗟抱蔓。殊堪惋惜。疏上。先帝震怒。除名爲民。已而復思之、特起爲大司空。甲申拜東閣大學士。時

賊勢已亟。公蒿目時艱，中夜輒涕零。謂身爲大臣，不能仗劍爲天子擊賊。賊雖死奚益，顧非是無以報聖明于萬一。三月十七日召對，公已絕粒三日矣。飲泣入告，聲不能續。及京城陷，羣譁上南遷。公賦絕命詩，有翠華迷草露，淮水漲烟澌之句。遂自經于妻陸氏寢前。家人趙蘭芳解之。復賦詩二首，有云：誰言信國非男子，延息移時何所爲。拜闕號哭，潛赴龍泉巷古井死。時死節二十餘人，公爲最先。絕不知上凶問云。其妻亦自經。南都贈公太傅，謚以文貞，首祀旌忠祠。公

之詩古直豪邁稜稜露爽遇國步艱難故多悽戾之辭有冰堅堂草及列朝詩選本錄若干首

論曰燕京之變處鼎鉉一席者鼎鼎也鄙夫如井研者弗論甚有對策大廷先帝首拔第一人不四年驟躋宰相圖國士報宜百倍遜讓一旦賊臨望風屈膝卒死賊手其爲天子知人累大矣微公一人毅然不屈蹈義而死不幾令萬世笑烈皇帝時端揆無人哉

又曰公旣不聞鼎湖之信顧傳蜀道之行斯時倘

以扈駕爲名尚可以無死而公决然一死不復狐疑蓋公素志定也彼隱忍偷生者無論亦有本欲死而一時稍遷延後遂不及死卒不免辱身敗名然後知決然一死者之無憾也夫成仁取義固非懷濡忍之志萌計較之私者所能爲哉公之一死可與宋室文山並美千古矣

倪元璐十九日縊

倪元璐字汝玉號鴻寶浙江紹興上虞人父涷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太守有能名公少即穎異絕倫弱冠

舉于鄉天啟二年壬戌成進士才名噪天下與少詹黄公道周並出韓太史日纘門下一時推為雙璧選入庶常尋授編修時魏璫用事公鄉人多貴顯者公骯髒本天無所附麗媚璫者方請建祠國學與先聖並列公奉命典江右試獨以皜皜乎不可尚已命題同事爲公咋舌棘撤而璫已敗故公得免禍海內亦以此重公璫雖誅諸黨猶踞要地欲終錮林下諸賢乃借東林爲名又立趙黨孫黨熊黨鄒黨之目以一網清流公上疏力爭別白貞邪破除門戶遂爲人側

日黃公道周以建言與時相忤選經筵官不與公疏請以已秩讓黃公由此益爲當事所枘鑿稍遷南國子司業崇禎辛未同考禮闈典武試公上疏制實八策制虛八策識切朝政中有云治之根本惟在絲綸勿以大猷付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恐不積于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存毋浮慕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遏羣謀凡至愿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如此

則才識自生。勛猷自著。皆深中政府膏肓。遂決不能容。公授意勛臣劉孔昭。孔昭以私憾借封典事劾公。銓司承望風旨。協力下石。公遂罷歸。壬午北邊告警。流寇掠于中原。上思公才。乃以兵部侍郎兼學士召。天陛。見公條賊情邊事甚悉。稱旨。仍命具本以聞。公上疏言。制東邊宜分東西二路。而并力攻東路。東破則西自解。言圖闖賊。宜以九江為中權。武昌為前茅。淮揚、為後勁。又宜假督撫以利權。一切屯鑄榷之。務悉聽便宜。又為邊防用間。一疏。上皆嘉納。詔以國

計匱之擢公戸部尚書公以浙人例不爲戸部固辭不許召至中左門謂曰卿志性才猷非諸臣比勉爲朕任勞公乃任事殫精握筭宵旦焦勞言利者進開採之策公疏言開礦有六害議遂寢癸未冬逆賊破秦公奏賊既入秦則圖賊不在秦而在晉晉有備而後進可攻退可守請蠲沿河租稅取其半以資防禦多築敵臺汰冗兵厚死士上嘉納之未及用賊尋陷山西甲申二月政府謂詞臣不任錢穀勸上解公部務還講筵三月丁未京師陷公紗幘緋衣北向拜闕

日身為大臣不能保國臣之罪也又南向再拜遂辭毋太夫人旋易便服至眥齊索酒招二友為別于漢壽亭侯像前獻像三爵亦自浮滿盡三大白所親皆勸公効文丞相權忍恥出外舉兵再圖匡復公怒指壽亭侯像曰使吾生存有何面目對此君或言大夫人在堂亦不為之地耶公默然一淚及顴而止既而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猶康健夫復何憾乃題柬曰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慎勿衣衾以志吾痛因謂家人曰即欲殮必俟大行殮方收吾屍于是步出至廳事

南面坐乃投繯。衆僕倘欲解之。一老僕哭止之曰。此吾王成名之日也。囑付已再三矣。久乃絶。玉簪雙墜幾尺。舌藏脣斂。顏色如生。是午有賊騎突入。問公安在。則陳尸于堂矣。乃愕然馳去。頃之。有偽職王方弼者頒示。且傳令箭至寓曰。忠義之門。勿行騷擾。由此家人獲安。公子曾罩不忍違遺命。乃俟先帝殮。始闔棺。賊無不太息稱忠臣者。一門殉節。共十有三人。一云妾王氏幼子無恙。公文章精華。深刻至性所激。紙立字飛。故獲其片言。比于天球宏璧。與借後進。保護

聲氣士無賢不肖皆願出公門牆殉難諸賢中惟公尤爲世所哀痛南都贈公以太保謚文正祀旌忠祠

論曰古今易名之典以文正爲難明興數百年惟餘姚長沙皆揆席也北都死事乃得公與劉中允長沙高文典冊且爲一代風雅開先顧委蛇逆瑾雖匡救彌縫厥功不小亦來枉道之譏餘姚中允渾金璞玉傳信千秋惟公以懷蛟吐鳳之才兼化碧貫虹之節長沙遜正劉謝讓文尊名壹惠未有如公之尤愜者且使美新仇國不得自附于藝苑

笙簧孤鳳鳴而傷鶴息公諸著　之謂矣然則公不獨爲正人增華尤爲文人吐氣。陳文莊仁錫與公同年同館。嘗言公爲人倫師表。又負經濟才。洵爲定論。然受知主上。卒不能盡其用。僅以節義終。悲夫。文集有奏疏代言講章應本行世。詩則有憶草諸種。

李邦華

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安吉水人。萬歷三十二年甲辰進士。授知涇縣。壬子擢御史。巡按浙江。有風節。時

甘陵南北部之隙已啟。羣小爭攻東林。西北諸正人、公爲鄒忠介門人。又同里人。多忌之。公又別白邪正。不少假借、遂倡流言。目公與周起元輩五人爲五鬼。既而德清秉政。逐東林西北無虛日。或勸公少委蛇其閒。公曰。寧爲偏枯之學問、莫作反覆之小人。時論益忌公。丁巳出爲山東參政。病免。天啟元年即家起爲光祿少卿。屢以病請、二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天津。三年陞兵部右侍郎。四年復稱病歸。時方魏忠賢用事。崔呈秀等、欲舉諸名賢。一網打盡之作天鑒同志

縣將等錄天鑒錄公名居前督輔孫承宗擁重兵在關外請入朝面奏一切邊事或言承宗且興晉陽之甲公爲內主忠賢怖遂矯旨勒承宗還鎮御史倪文煥遂疏公東林死黨革職譴戍嶺南及崇禎元年起公爲工部左侍郎即督河道歷兵部右侍郎復以病去已已起南京兵部尚書丁憂癸未起南京都察院都御史再疏堅辭聞京城困辭家日爲文告先臨淮王矢以身殉時獻賊陷武昌蔓及江右公上保江南策謂長江衣帶非僅保守九江守安慶可恃無恐今

宜增兵以扼險江撫駐九江贛撫駐吉安以壯虎豹當關之勢。徃東策應。責在監司。上嘉納之。會掌院劉宗周以救科臣熊開元忤旨罷職。朝論謂總憲百司之長。非端方元老不堪任。特簡公爲左都御史以代之。公旣莅任。申明憲約。榜絕餽遺。䟽薦成勇葉廷秀淸風亮節。可當大用。甲申賊勢甚急。上日一召對。公密奏請皇上固守社稷。效死勿去。效仁廟故事。命皇太子撫軍留京。又密䟽二王分封江南以壯東南之勢。上爲之心動。俄而中允李明睿議南遷。科臣光時

亨劾之朝議閧然。遂併寢監國分封之議。而大事亦去矣。至三月十五日。賊已逼近京師。公趨閣中。奏請發帑召集朝紳鄉袞居民不問大小老弱。悉令守城。親冒矢石以固吾圉。乃首相魏藻德倘作退食委龍態。候久不出。出而僅曰事未必至此。老先生且姑待。公爾時聲色俱厲。痛哭流涕以道。卒不悟也。十八日。賊攻城甚急。無兵無餉。羸卒守堞中官爲政奸細滿城。公言旣不得行。復躬率諸御上城巡視。諸璫矢石拒之不許入。公道遇太常卿吳麟徵握手揮涕誓死

國難十九日聞上變。公南向痛哭。携冊印冠帶。入吉安會同館對文丞相再拜。矢志題絕命詩。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日騎箕天上去。兒孫百代仰芳名。又自贊云。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遭國不造。空負名譽。臨危授命。庶無媿。吾君恩莫報。鑒此癡愚。題畢。遂自縊死。屍五日後乃得殮云。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居官四十餘年。重名節。勵廉隅。蕭然寒素。雖位望崇隆。爲海內山斗退然不勝。至値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

不可搖奪南都贈公吏部尚書諡忠文祀旌忠祠

論曰忠文公固理學經濟忠節兼全之名臣也虞山錢氏云忠文三莞戎政大有建白惜不得伸其志迨賊逼京師欲奉太子南渡朝議紛糾卒至莫救忠言不用而以死繼之所謂竭其股肱之力而繼之以忠貞者也公請皇儲撫軍俟之夜作詩有句云五龍候日影一馬聽江聲及請二王分封亦有詩云剪桐天子貴鬻策老臣才慷慨悲京聲淚迸咽彼時亨固罪不容于死若通州相又可勝寸

磔哉。

一云公聞難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夫復何辭。但能得爲東宮導一去路。死庶幾可以無憾已矣。勢不可爲矣。乃題堂堂云云。因走入文丞相祠再拜吟人生詩句云云。大哭三聲而縊死。三日後顏色不變。賊至見其冠帶危坐。爭前執之。乃知其死。驚避去。諸書載文祠縊。啓禎錄載自文祠返寓縊。或云文祠飲藥卒。

施邦曜

施邦曜字爾韜號四明浙江紹興餘杭人萬歷己未進士除武學教授歷國子監博士工部營膳司主事天啟甲子典雲南試遷員外郎丁丑出爲漳州知府以廉幹稱擢本省布政司參政四川按察司使崇禎戊寅進光祿寺卿通政使免官癸未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見人心尾解寇賊所至非降即逃所以然者由官吏朘削早失民心以致臨事潰散此有司罪也察司之責在巡按御史于是上實圖察吏安民疏大畧言巡按權重憲綱所載明言奸貪蠹政害民者

隨即拿問又六品以下官有犯取問明白從公決斷以實奏聞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呼名過堂未見拿問一人即有一二糾劾鼎之復命近即有不時糾劾之旨不過取單寒者塞責今民命倒懸在于呼吸之間安得為此文具考察官吏必須當面發落某官稱職留任某官不稱職斥逐某官奸貪蠹政害民拏問巡歷府縣立時分別庶幾人情震悚然其要在反求諸身必贓罰不取士儀不問謝薦不收先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否則受贓之律身先犯之惡能以法繩人又

日得一良吏勝于得一名將去一貪吏即去一民賊奏上天子嘉之勅巡按御史依奏着實舉行甲申春賊偪京師公慷慨自誓曰此臣子授命之日也城既破問僕曰倪尚書安在偵之還報曰自盡矣公紿之曰若等候此吾即往冠服視倪也遂入內久不出探之已自縊死題詩于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主恩南都贈公左都御史謚忠介祀旌忠祠總憲劉公宗周哭以詩曰淮南一別燠垂寒再拜斑荆話屢酸國難敢忘嫠婦緯時危轉憶栢根盤身搘風

紀綱常重節自平生問學安白馬岩前池畔草永存規矩奉輪般

編年載公謚時僕解之復蘇公叱曰若知大義毋久留我乃更飲藥而卒然他書俱載謚先帝退升九列中最先自盡者倪文正與公皆越人後又得一周文節二十一人中而紹興乃三人其後則劉都憲祁僉都余庶子等不絕書也蓋浙東諸郡中紹興士大夫尤以文章氣節自負云建文死難諸臣多出江西數年來亦復然而越州尖

之吳及閩又次之嗚呼盛矣

自縊諸賢宛轉數四未免葛籐惟忠介最爲直捷

從容慷慨兩兼之矣

凌義渠 二十日縊

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浙江烏程人世以雕龍擅譽公脩髯頎立如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所爲制舉義吐棄羣言特標元勝長齋奉佛于世味澹如也自其爲諸生即以稱菰蘆第一流天啟甲子中式乙丑登進士謁選得行人崇禎庚午考選授禮科給事中時當

國者爲公梓里密戚至眷方隆人爭傍附以進公皂囊白簡侃侃發舒無少瞻顧賊氛漸熾公目擊心惻上疏極論其事謂滅賊之明旨屢更而逆焰滔天如故率土之搜求既罄而師徒不競如故就外之布置言之有能灼知賊之飢飽虛實來路去路隨時據實入告不事虛飾者乎有能置爵級弗報慷慨擐甲刻時刻日誓不與賊共戴者乎就內之調度言之有能力祛文法拘牽之弊舉一切事權專任一人聽其自操自縱置小小利鈍不問者乎有能拼羣策而獨持

一斷賞實使閫外知所禀命截然不大游移者乎以事在呼吸之軍機而既候成命又候部覆又候部咨費許多周折即費許多時日比馳至行間而面目前非先着已不在手矣以信賞必罰之軍政而歆以爵賞者無虛日懼以顯戮者亦無虛日繁多易褻積久生玩悉溫文自此不靈而嚴檄亦因之不震矣後國事潰敗皆如其言甲戌轉禮科右給事磨勘癸酉試卷河南貴公子曹鳳禎以賄得中式公閱其卷皆小兒號嗄語因塗乙滿紙擬從黜革爲同事所尼丙子

以戸科左給事。王考山東得士爲盛如王中丞漢則先公殉義者也。詩首兵垣。而掌吏垣某與鳳楨爲姻好。嚮公舊事。以年例外遷。公爲閩臬。公引義就職無一言。同官不平。發其事。上命取鳳禎卷入覽。知公持正不阿。遂革鳳禎舉人。并削吏垣某籍。公雖暫竄外服。聲望益重。由閩臬轉三吳兵備使者。三吳財賦重地。公身處脂膏。懸魚拔薤。清風兩袖。惟取吳士帖括手自甲乙。梓以問世。不畀初學。不殉壇坫。鈎元拔韵。盡汰時蹊。風味遐邈。論者以爲永嘉末之正始音已

遷山東布政使。尋擢南京光祿卿。癸未擢大理卿。丙
國變作矣。時寇以三月乙巳犯都城。丁未昧旦。公趨
長安門。則無人門焉者。拱立違牆。門竟不啟。乃返就
舍。俄報城陷。人馬羣嘶。街巷塡塞。公端坐旅次。神色
悽然。鬚髯怒張。無何鼎沸稍定。東會門人李某趨謁
公。以龍馭賓天告。公聞之。瞿然負牆。號泣動地。擧首
觸柱。血淋漓沾襟袖。李大驚。牽衣力持。勸無過激。公
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死乃吾分
也。復何辭。李援古曲喩。請留身有待。公曰。此不過欲

綴我須臾死耳身受國恩。二十載于茲。官軍旣竭孤臣雖欲獨生。義所不忍。李抱公泣。公厲聲曰與若道義文當共相勖勵何兒女泣爲李拜辭去。公立燈下顧諸耤歎曰。噫。我手澤在是忍捐棄賊手俾涴我青緗乃命悉取火焚所評騭書及平生所著述蓋公生平無他嗜。獨嗜書。自其對公車出入京華跋涉八閩。使岷潘典會試鎭吳臬屏齊邦縹緗纍纍十餘笥廩弗躬餘以從。退食暇。輒手一編雖酬應如蝟毛不廢聞某所有異書卽殫精竭慮。百計購取。至是盡付煨

遽于是公客及諸僮僕知公志堅且決。潛取其室中繩械器皿盡匿之。公怒曰。爾輩若此。我遂無死法耶。指前几曰。方觚稜稜。與頭俱碎耳。客力阻之。不得。乃設為庭闈情至語動公。公改容謝曰。吾固痛心。然身已許君。義不能兩全也。夜漏晨會有以升遐未實告者。僕遽以報公。徒跣出舍。道逢鄉故。知凶問已確。遂急奔回。索冠服。僕以青綉衣進。公御之。命易緋袍。設香案。僕皆進立不動。公曰。我一生儆居蔬食。於物無所戀。且世界中亦何物可戀者。今遇國難。此我畢命

秋也。趙辦事無濡遲。因正笏向闕拜。復南望遙拜。草上尊人書。有盡忠即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含笑入地。語筆畧瑩然。點畫不苟。以書授僕。且云我魂先歸侍左右矣。僕人環跪涕泣請後命。公曰。死後可書我柩云。死節孤臣淩義渠之柩。如是而已。遂就縊。時年五十二。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謚忠清。祀旌忠祠。

附記公壻茅曦蔚所述公之紀畧

李某。係公丙子典試所取士。以上崩告公。痛哭曰。我五十年讀書明義。二十載受國厚恩。君亡與亡。復何

他說李以公觸柱跪抱不釋公大聲曰汝今與我同殉方是男子李泣去託室趙振之家人馮相金升悉屏羅械等物公曰爾輩若此我惟罵賊死耳復指前几曰此桌有方稜觸腦貫顱豈不更慘趙以封公別時珍重語竦公公亦領首曰此自關心然死後忠魂頃刻到家依父左右安燈下顧見諸書而歎悉簡平生所著述及所評隲諸書堆階下親火之及明聞凶問已確號泣索冠服家人不動公曰爾輩只看我一生茹素食淡何物可戀豈是怖死貪生人我志決勿

多遲時刻也遂作書辭父。日盡忠即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已含笑入地下矣。但父親衰年無靠。病妻弱子不堪回想耳。十兒容黙放他不下。七弟犀渠可善撫之。然兒即以此情達之皇上。庶知孤臣一腔熱血也。 公自子丑通籍以來。負郭僅有半百。環堵止屬賃居。敭歷中外。二十年鵠視諫垣。十餘載骨鯁屢及乘輿。籌邊符于聚米。去國一跡先王。改容嗟乎。為國忘家。無地可投湘水。舍生取義。有天應炤燕山。

前傳固文。然後紀亦多切語。故並錄之。

王家彥

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家彥號尊五福建興化莆田人爲人高視濶步有大志不拘小節與人談義俠事輒心向往謂丈夫自期待應如漢伏波將軍居恒不忘馬革裹尸齗齗者無庸也天啟辛酉壬戌聯舉鄉會筮仕開化縣尹下車召諸父老謂曰昔人以刺史縣令爲親民官所關利病不細吾承天子命令茲上期與若等更始若等其敬聽令言毋徒驕蹇取戾衆曰諾一年取利民者行之其有不便輒爲釐之民無遠近不

謀而同、曰神君哉、甲子分省試、矢必得人、爲天子報、入闈歎曰。魚目溷投。夜光莫辨。瓊琚似玉。碧盧難名、雖然。顧澄鑒何如耳。比撤棘。獨公所得士稱知名。乙丑調蘭谿有惠政。一如其分開化者最闢、擢刑科給事中歷工科、右轉戸科左。復轉都給事中。丙子憂去。服闋補吏科。公在諫垣十年彈擊無所避權貴歛手。時閩賊劉香老等。刼掠同安。鎭幾擾省會。公于是有閩省海防疏、言舊制有衛所。軍無別兵。亦無別將。而統于各衛之指揮。每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復又添設

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海戈船相望今防禦之策莫若復舊額而練民兵議者以為至論公尤留意凱本謂皆貪墨守令朘削民膏不得衣食致良民盡走為盜因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飢民相煽過都越境千百成羣原其始未有不從一鄉一邑起者使當時為守令者早為之所取周官十二荒政一一行之亦未必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者以此實功令使然催科急者考卓異督責嚴者稱循吏坐是不肖而墨者以束濕濟其饕餮一二賢明之吏又為文法所縛不得展

布雖有召杜無從撫字。即當鄭俠。未敢繪圖。秦晉之
禍大率由此。今四方非無事也。三楚揭竿。已有其形。
閩越弄兵。且明見告。倘及今不為早計。不出五年。必
至為秦晉續。惟陛下少寬文網。俾得展布四體。一意
撫綏。詩曰。不競不絿。敷政優優。此之謂也。如是而猶
有不克承宣。致萑苻勿戢者。即執守令治以養寇之
罪。其亦何辭。疏出。天下以為與平梁肉。救亂藥石。率
無過此。公封事百餘上。大抵皆關切利弊。裨補生民。
庚辰晉大理丞。踰年從左少卿。遷太僕。又踰年。擢少

司徒癸未拜左司馬協理京營戎政時國事墮壞無復可爲譬猶錮疾之人扁鵲倉公不能療之立起然公蒞任補救不遺餘策甲申賊逼京師公守安定門備禦甚力因中官有與賊通者爲內應城遂破賊大擁入或有諷公亡者公正色叱曰國破身死吾何足惜但主上存亡不可知恨不追隨乘輿觸死輦前贖臣子萬一之罪耳言畢北向叩首以謝先帝復南向叩首以謝父母遂自經而死僕四人扶公柩歸道遇賊得禍光烈宏光初贈公爲太子少保謚忠端祀旌

忠祠

啓禎錄云。都城破。賊忿甚。是刀段斬之。或云自刎死。編年云。公守德勝門。城陷。自投城下不死。折臂足。其僕掖入民舍。自縊死。賊燔民舍。焚其一臂。餘體僕收歸。一云賊斬之城樓。仍以火焚其身。

論曰。國事之壞。半由良民盡走爲盜。然驅之在墨吏。公自爲令至言官。鰓鰓慮此。使在廷早見。盡如公。賊禍之酷。豈至是哉。履霜不戒。尋至堅氷。悲夫。

孟兆祥　孟章明

孟兆祥字允吉。號肖形。山西澤州人。家于河間之交河。天啟壬戌進士。授大理寺評事。憂去。丁卯除原官。主考四川。崇禎己巳。歷吏部稽勳司主事。歷驗封考功文選員外郎。辛未分較會試。所取多名士。時方典選。其門人有以地方請者。公正色拒之曰。纔入仕途便有趨避。後將無所不至。聞者憮然。顧其松栢之操晚而益勁。長髯過腹。丰采稜稜。不受要人請託。不通知交聞問。塊然署中。冰霜凛凛。時以為有包孝肅遺風。尋忤中官意。以事降行人司司副。由光祿寺丞遷

少卿。左通政。太僕寺卿。癸未陞通政使。是年八月。子章明登進士第。觀政未授職。甲申陞刑部右待郎。屬時事日棘。門人司勳郎熊文舉。秉間請于公曰。萬一京都不守。奈何。公搖手不懌曰。莫商量。各人自立主意。又曰。予有老親在千里外。又官閒曹。非要職。何可從容。熊爲悚然。不敢置對。賊至守正陽門。城陷不屈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子章明。字顯之。號綱。宜收葬父屍。亟歸別其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死從之。王氏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

夫人須先死。乃遺其家人盡出。章明視妻縊。取筆大書壁。曰有侮吾夫婦屍者。吾必爲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扇。置上。加緋衣。又取一扉置妻左。亦服緋自經。囑婢曰。吾死亦置扉上。遂死。南都贈公刑部尚書諡忠貞。贈子河南道御史。諡節愍。同祀旌忠祠。而文舉兩次自縊。卒爲門人劉蘭生幹救甦。嘗有哭師詩。

其一

盛德瞻醇穆。雄文見炳燐。日沉先棄杖。風急但挍輪。舊里碑傳記。虛堂案掩塵。門生羞後死。洒淚志忠臣。

其二　清肅銓規在。程材得士多。尊嚴儀代山嶽。感愴重山河。父子忠同傳。乾坤氣不磨。西州投策痛涊汗畏經過。

其三　生死從來事。門牆訓廸嚴。志操期逼古。風尚可頑廉。詰曲憑心印。迂回此志淹。悵然羞展卷。孤月墮虛簷。

其四　忍見皇輿蕩。羞稱江海遁。從君臣已老。殉父子非孤。青史芳名其。坤維正氣扶。招魂餘弟子。風雨泣蒼梧。

論曰燕京之變死節文臣二十一人乃先生父子居其二洵足奇矣顧臣爲君死婦爲夫死一耳至于節愍未受一命而矢志不二慷慨殉節尤爲可敬論者以爲二百餘年特見之事云

予按山西從賊者衆獨公父子死節忠孝一門眞歲寒之松栢歟

馬世奇

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祖濂嘉靖庚戌進士桂林守父希尹萬歷壬子貢生太倉儒學公生

穎異少飭與弟孝廉世名攻苦下帷有平原二龍之譽年十八爲諸生三試皆第一時號小三元嗣後試無不冠軍所棲齋名澹甯居與世名日取同門錄尚書義甲乙其中故丁未庚戌後天下爭以澹甯居選藝家肘而戶誦焉天啟元年辛酉以恩選第一對大廷甲子登賢書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壬申四月五日午門賜百官麥餅宴重九日皇極門賜糕故典不行久矣各賦十章以志一時之盛癸酉授編修烈皇帝勤政宵衣三日一視朝漏下四鼓輒出御殿廷臣至

多後期公獨最先每闕門未闕輔臣未至燈火熒然相對者。公與劉文正公而已。丁丑分較豊闈所得吳逗倪長玗等皆知名士。戊寅上念二祖列宗本支繁衍而頻年用兵百姓勞苦乃命詞臣分諭諸藩務體天子體恤元元之意。公得山東湖廣江西諸藩府計行二萬里勅二十玉。己卯主考江右得士劉渤等一百三人。渤素稱江西儒肸且丁卯倪文正公所嘗擬第一也。尋丁父艱。壬午十月北行。時兵日下。舟次淮陰。癸未至京遷左春坊左中允。宜興之再召也公方

居家祖道時極言東南民力已竭。當急蠲逋賦使獲有甯宇。故宜與入告。遂奉俞旨及公入都。宜與已去位矣。既而復逮入。賜自裁。門生故吏所稱入幕借潤者。恐餘波相及。爭避匿去。公獨經理其後事。不少退踰。王武曾試得士二百人。策畧曰。今之保身家者。舟且與溺。俱溺而雍容偷牙檣錦纜之娛。室且與焚。俱燼。而偃仰謀鳥革翬飛之固。亦見天下亂有安國。國亂有安家。家亂有安身者乎。又曰。今有萬人于此。簡之必有千人可用。雜之萬人之中。萬人奔而千人不

有其足矣有千人于此簡之必有百人可用雜之千人中千人葸而百人不有其膽矣是兵之以多累也若餉邊年例二祖時未有也有之自宏正間始然止四十餘萬耳萬歷而爲倍者十今而爲十倍者五矣正額不足而取盈于加派于節裁墩軍之導敵驛卒之從賊半以節裁階厲也飢民之附亂半以加派走險也是餉之以多累也且夫兵多冒餉餉多冒兵冒餉而厓羸隸投距之名胥吏古摧鋒之籍蒼頭推異軍之號皆兵也冒兵而星卜飽從戎之糈津要割酬

士之金甌分陷敵之實皆餉也又曰彼之情形在
我如濃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列炬幾於謀見而窮
形見而忘者以人之難知如陰之心獨于兵用其陽
不知其解也且兩軍相交諜在其間有資彼諜以誤
彼者馬服君之于秦岳武穆之于金也有資彼諜以
爲我者李允則之于契丹也兵無妙于間間無妙于
反間古之人乃善言慰之善食遣之以佐我神出鬼
行之輿而今第以詰奸細爲功不以用奸細爲畧又
不知其解也其策如此給諫章正宸抗䟽彈相國王

應熊天子將罪之賴公諍得原爲民烈皇帝英武彰
燁毋赦而臣下一以蒙蔽爲事上遂謂在廷無一人
政府部院等視官如傳舍事多廢不舉公嘗歎之是
冬闖賊入秦晉獻賊破楚蜀內外帑一空營兵解體
而廷臣持文法朋黨賄賂益甚上不時召對公言用
兵以人心爲本人心樂爲之用雖寡亦强人不樂用
雖衆亦弱今闖獻並負滔天之逆而治獻易治闖難
蓋獻人之所畏闖人之所附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
于楊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營壘再苦于宋一鶴

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害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賊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勦兵安民爲辭一時愚民被惑望風投降而賊又爲散財賑貧發粟賑飢以結其志遂至視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各州縣各州縣自甘心從賊耳故目前勝着須從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須從督府鎭將約束部伍合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至人心轉賊勢孤而後相機操縱勦撫並行獻闖背游益無矣又言今日泄泄詛詛各持兩可之謀未定一

成之畫甯可斷送封疆不肯破除門戶。郎如楚寇一事。人心作何收拾。左帥作何安頓。通盤算止爭一着。其可再誤乎。對入未省。甲申正月闖報益警。部議各官助銅助餉助糴。在朝多借差出外。公銷杯航質袍帶應之。三月賊入畿輔。京師滿城洶洶。傳賊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終日會官羣訟。揚揚得意如平時。初三始議守城。初十募官民人等助餉。上日召百官大僚。且挾持羣下。欲使箝口不言。而庶臣猶有因召對希冀者。每對大僚便稱待罪。庶臣默然而

已上見擧朝如此對罷未嘗不痛哭同官公每罷朝歸邸卸袍帶輒歎曰事不可爲矣十六賊至城下異時敵至去城百里近亦數十里營卒登陴率皆沉酒歌呼未嘗望見敵今乃猝遇賊城上下砲交發城外火光際天人人惶急莫知所措士大夫相見唯唯否否或曰無害或曰奈何惟議巡街閉門無一勝算也十七旦公持所撰誥勅詣內閣午門內外寂無一人頃之范文貞周文節踵至是日俱侍班上退朝諸臣見事急聚語殿門十八兩道無行人公邸西偏近城

九門禁守不通往來但聞砲聲震嚮緣城屋舍傾圮賊箭墜城中如蝟是夜大風驟雨雷電交作十九丁未天色陰慘自十六賊至城下砲聲晝夜不絕至是日辰刻寂然無聲公曰城破矣亟出視之賊騎遍滿道路城中人往來疾馳哭聲動地上已崩煤山民間未知也共傳已南幸公起沐浴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北面望闕拜曰臣未能報國如何起持印授僕曰上果南幸即持此間赴行在復南面遙拜辭母曰母生兒不能養既不能盡忠又不能盡孝欲長依膝

下不可得矣因泣下。舉家皆哭。時朱李二妾哭失聲。公止之曰毋亂人懷。忽緋衣賊二人露刃馳入左右走匿。賊睨公。公安坐不動。賊顧四壁蕭然。乃去。公遂同二妾閉一小室中自經。諸僕排戶入救之。公及李妾皆復醒而朱絕矣。僕泣勸曰太夫人在。未可死。頃訪萬歲。昨三鼓果出齊化門南幸矣。公曰不死正恐留此身爲太夫人辱耳。且以吾意料是上必不南。先是兵部郎成德與公同年。壬午爭吳中。相與極歡。後成誤聽小人間言。怒而去。久之自覺其誤。復友善

如初至是成貽書以慷慨從容二義相質公答書云吾輩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國家大運一身大數總有天主之天子成仁成義故無憾也弟幸老母在家何以安老年伯母乎勉之吾輩正不必遜古人耳乃夜簡書籍俾僕携歸二十戊申手書二函一寄弟一付子王玉俄有朝士數人微服相過中有削髮者謂公曰皇上已南吾輩以此故偷生君可不死因涕泣相勸公曰吾意已定君等休矣于是李妾哭而前曰妾死主手當使主殮妾妾義不後

死遂立乞紗帨自經公命市棺三以二殯朱李指其一棺謂僕曰留此殯我于是衆始慚退公呼僕曰吾世受國恩身居秘署自辛未至今十三年矣今見國破君亡爲人臣子分固應死太夫人年老聞信必過哀歸語吾子謹事太夫人吾得正而死死復有二妾天之與我厚矣即皇上未南南中必有新主但天下事未之如何耳言已命僕出起題壁曰馬世奇同二妾殉此遂自經僕入視之左手捉椅右手撫几正襟端坐如生年六十一公嘗曰疾風知勁何如勿遇疾

瓜板碭議忠何如勿遽板碭隱忠矣其與弟書曰元升一門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衙門多有削髮爲僧雖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未免有礙然亦不得已之苦心彼念主上猶存南也忠臣不事二君吾自當以一死報主上數月前主意已定不忍超然者母親耳吾幸全受全歸母親自可無憾且魂氣無所不至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固時時周旋母親之側也江南此時恐亦無乾淨土念之憤絕又與子書云京都失守一籌莫展真所謂死有餘責不

能超然者汝祖母及汝母汝兄弟耳忠孝二字是吾家風好守之一姐先死玉潤後死女流得此尤稱殊節吾可無憾矣吾文共十二本文草三卷經書各五本俱附歸我躬不閱皇恤此事積習未能忘耳主人在南南中或可無事當力慰祖母勿以我爲痛加餐以延大年可也諸相知一一寄勗吾殉國信至當及惜諸君筆墨其實自愧尚多名非所貴但兩侍妾殊節不可不一表揚耳玉潤父母可善待之吾少時嘗夢詠詩二句從今別卻江南日化作啼鵑帶血歸此

文文山語也特與汝識之舊歲又夢汝祖父語我曰汝六十一歲羈星在命過不得吾以語戴如雲如雲謂必無是事以申年塡起金星爲恩星也今成我以千秋之節又有兩侍妾爲我添此光彩亦何必非恩乎公六七歲時父夢抱之北向再拜曰臣位至侍郎不能報國一死以謝陛下痛哭而覺甲子登賢書公夜夢高皇帝白衣冠南向公白衣冠東向侍相與語巳而相向泣辛未成進士報捷之夜父夢前妻徐孺人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遂掩袂啼泣而

去、公之始終大節、蓋天定云、公弱冠即受知顧端文公、題其行稿、有夾輔桑榆之祝、門人龔廷祥、年三十餘。敝蹝青衫、無能物色、公一見許爲端人。令子弟執北面禮、南都贈公禮部右侍郎、謚文忠、二妾皆贈以孺人。祀旌忠祠。蔭一子、入監讀書、宏光時。淮禮臣疏請于京中總建一祠、祀殉難諸臣。賜名旌忠。侄馬瑞乞假定省、公云。既冠進賢。難暫家食。宜爲進業地。毋爲偷閒地、閒時做得、忙時用一語、蓋三復之、後又寄書云、侄妙年高第、甚非詩盟酒社。優游自放

之日也古來名臣大業得力于郡邑務多有其心則共才無不可擴而至也

劉理順　十九日縊

劉理順字復禮號湛六河南開封杞縣人萬歷三十一年癸卯舉于鄉凡十上春官不第人惜公數奇公自視夷然至崇禎甲戌成進士廷試第一先是擬首李焆上親閱公卷稱旨遂擢冠多士而李置二甲第一人爭榮之公曰科名固分內事昔宋王曾及第或嘲之公曰平生志不在温飽今茲之舉吾懼伊始何

榮爲人服其志謂異時必卓有豎立初授修撰丙子記注起居己卯典閩試其程式皆深于理學湛于道德之言踰年遷諭德癸未分考禮闈所得多文章節義之士甲申三月十九平旦公入朝門未啓大理卿凌義渠侍郎吳履中至傳報賊騎入城相顧愕然俄傳上崩公撫膺大慟曰理順倚上特簡無所報効國事至此萬死莫贖還寓于書肇于壁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余何不然既掇巍科豈可苟全三忠祠內無愧前賢北面再拜自經妻萬氏妾李氏及

子孝廉并僕四人俱殉。一云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公素爲德鄉里。其魁天下也。鄉人書榜于門曰。天從人願。至是賊多中州人。有數百騎至其寓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居。鄉極善。里人無不沐其惠者。吾輩奉李將軍令。正來護衛公以報厚德。何遽死也。俱下馬痛哭羅拜而去。時爲臣死君。妻死夫。子死父。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爲最。南都贈公詹事府正詹事。諡曰文正。妻萬氏贈淑人。并妾李氏同祀旌忠祠

嘗歷攷宋元以來以狀元死事者于宋得三人何
㮚文天祥陳文龍于元得三人李黼泰不華李齊
而本朝乃五人焉遜國之時則黃侍中觀士木之
難則有曹文忠鼐北京之變則劉文正理順而浙
東有余庶子煌江右有劉中允同升先後皆死國
事此亦科名人物之盛軼于前代者也余公煌字
武貞紹興會稽人天啟乙丑狀元授翰林院修撰
起居注時魏忠賢方用事修三朝要典一書公以
史官進署銜名崇禎中歷官至中允諭德至左庶

于以前事爲論者所齮。故不得大用。魯王監國浙東。起拜爲兵部尚書。北兵至。投水而死。劉公同升字晉卿。吉安吉水人。崇禎丁丑科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樞輔楊嗣昌之奪情也。上方銳意滅賊嚮用公。與編修趙士春交章劾奏。因俱降謫。公補福建按察司知事。復官陞右中允。起義不允。遂死于峽江。二公之死。皆死于崇禎以後。以科名故。連次書之。

論曰。劉公其遜國時黃伯瀾後一人哉。不然。並列

鼎元適遭大故一門靖節何大致相類也先後相距幾三百年取義成仁較如一轍語云非常之時賢者出焉其謂是歟

臣死君忠也子死父孝也妻死夫節也僕死主義也忠孝節義萃于一門可謂盛矣可謂難矣而劉公復以狀元及第兼此四美尤盛中之盛難中之難也馨炤青史休哉

吳麟徵

吳麟徵字來玉號磊齋浙江嘉興海鹽人天啟壬戌

進士初任江西建昌司李丁憂起補閩之興化。平反出入獄。獄無冤民。綜核諸屬吏。無敢以私進。有暮夜卻金風。以治行高等徵拜吏科給事中。同官章正宸莊鰲獻以建言忤旨下獄。公上疏力救。又論安民之本。在乎守令。守廉則令不敢貪。守慈則令不敢虐。守精明則令不敢叢脞。且爲令者衆。又多操刀學割之徒。故遴別難精。爲守者寡。皆循資積俸而升。故才品易核。願皇上廷推禮遣。凡生民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于天子。逆績成而後加不次之擢。上不能用。歷兵

刑兩垣。後掌吏垣。見盜賊蠭起。民生凋瘁。屢疏乞身任。危疆竟不見許。庚辰大計時。三吳守令倚要人爲窟穴。吏部拱手莫敢問。公與掌河南道祁公彪佳矢志澄清。凡吞舟漏網者。皆置拾遺白簡中。窮奇饕餮爲之一清。故事。掌吏垣者。計吏事竣。即其月優擢太常。獨公不至宰相之門。一駁再駁。政輔乞骸。公命始下。此甲申三月初七也。時冦警日迫。公以十二受事。十五奉命坐西直門。十六甲辰冦矣。至城下。公擐甲衣甲衣寢處城闉。冦攻西北一帶最急。而直尤當賊

衕同守者相繼避去。公遺友人書曰。時事決裂。一旦至此。同官潛身遠害。某惟致命遂志。自矢而已。時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公登陴周視。矢叢射如蝟。屹立不稍退。指麾益厲。士卒匱糧已五月。莫肯用命。公夜坐撫病卒。忽墮大砲。破屋落公案前。椽楹盡倒。公神色不變。手撫如故。士卒皆感泣。十七乙巳。公親督徒者。載土石塞門。同守武安侯鄭某。伯張某。倘開門納難民。賊數百騎尾其後。不覺。公手施箭砲。賊稍卻。始從公議塞門。城頭宦寺鮮服怒馬相視不

驚高擎青蓋馳走雜揉守卒欲擅啟閉凡坐門諸臣俱不得登城望賊公奪路上城見賊忽盡易緋衣俄而同守一官亦易緋衣登陴公怪而目叱之是夕更深太監某密遣二卒手箭飛至斬關求出公親詰之語塞乃厲卻之俄從德勝門去矣十八丙午賊集城隍多羸弱男子公召諸卒諭之能殺一賊者賞五十金須臾健卒數百縋城格殺賊百餘人擒十餘人即斬之城下賊分騎步東西迴礮狀如欲退城上歡呼公曰此賊狡耳必合營至矣未幾果大至攻益急戚

臣貴臣相與議勢不可支公請見天子言狀至西長安門二鼓矣門守少宰沈惟炳禁出入公排門直入門遇輔臣魏藻德引公手曰朝廷大福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匆遽為拉公同出公既不得面聖復走謁總憲李公邦華道不可為狀相持而泣遂還西直門十九丁未黎明宮人數千百競從東華門出城中大擾訛言天子他幸城守益弛賊遂緣德勝門入守卒盡逸公即距戶自經為從者所解擁公哭公日我若得一見天子吾無憾矣從者侍公走風塵滿

面。卒不能前。入迫左三元祠。舉首顧屋梁曰。吾終此矣。遂索酒飲。語從人曰。吾受恩列卿寺。國亡賊入。雖君父消息未真。亦何顏自活。衆皆哭。公止之曰。無亂我方寸。且歷去。約二鼓。公喉間格格有聲。家人張倉者。先覺其起視。已用舊帨作結自經。亟解之得甦。公曰。悞我悞我。家人泣而請曰。明旦待祝孝廉至。可一訣。公許之。蓋祝淵乃公之密友。同鄉舉人。以奏對劉宗周被逮。時留京師也。公遂起作絕筆云。祖宗二百七十餘年宗社。一旦而失。雖上有元龍之悔。下有魚

燗之殃而身居諫垣不能匡救法應縗服殮時用角巾青衣覆以單衾墊以布蓆足矣棺宜速歸恐繫先人之望茫茫泉路炯炯寸心所以瞑予目者又不在乎此也崇禎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罪臣吳麟徵絕筆又寄弟偏沅中丞麟瑞書則憂江南有事寄從弟書則明生平學文山要窮就窮要死就死之志寄諸子則教以讀書明義理崇儉朴不能北面事人義是日有同官某既身許賊復遺一役招公謀歸里公麾役去已而復來擠之戶外逆臣高翔漢已授賊署雅知

重公解說百端。公屬辭卻之。恨恨去。祝孝廉具狀來視公。公酌酒慷慨與別。相對泣數行下。告孝廉曰。往予問道山陰劉念臺先生。先生曰。人之初念未嘗不善。往往以轉念失之。授命我初意也。我會試放榜之夕。夢一人義手向背口吟文信國句贈之。云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問路人。云是劉宗周。我與劉同出。而劉先隱。今山河破碎不死。何爲我陳整飭江南。樞臣不許。我請身任危疆。家臣不許。天下事尚可爲。只索待之後人耳。或曰黃冠歸故鄉。今亦可

然否公笑曰文山之魯雖爾文山之事若何抵暮孝廉别公去遂投環移刻乃逝顔色凜凜白鬚戟張三日含嗔如生時傳賊將甘心殉節者左右錯愕無所出倪公元璐六日始殮許公直昇尸驗視得殮施公邦曜賴江右會明經子聿得殮李公邦華既殮懼不敢蓋棺惟孝廉曾公遺命卽日棺殮卒亦無患賊旣入京八門齊啟惟西直門堅塞不能開二十日猶聞砲攻二十一日始得寂然李從平子德勝門而入西直尚無恙後　大清師至燕于五月初七遣城西御

史某發掘西直門。然後盡開。其有功城守若此。嘗癸未冬甲申春間。有撤甯遠守關門之議。督臣王永吉樞臣張縉彥。鎮臣吳三桂倡之。天子下其議。惟公言撤之便。一時廷論羣議之。輔臣陳演魏藻德尤與公左。次輔方岳貢貽書南司馬史可法。深告公守關之議。事竟寢。又嘗于壬午冬。陳整飭江南根本重地爲京師應援。請假南司馬以權節制諸帥。亦爲羣論所格云。南都贈公兵部右侍郎。諡忠節。祀旌忠祠。

初城陷。訛言先帝匿前門外。從者多勸公削髮南遁。圖

事報國公語之曰我身居諫垣言不足動主目擊時危每欲牽御衣哭陳其詳自觸而死以尸爲諫況國破日乎

論曰燕京之難殉者數人然死則死耳于國事未有濟也惟公則不然使棄常還從吳帥之說行上則爲奉天之李晟次則爲汴都之种師道無難也何至封豕長蛇憑陵無忌覆我宗社賊我君父哉即不然人盡堅守如公賊頓兵城下援師漸集有鳥奔獸竄耳況得早從公南司馬節制諸帥之議

威柄既肅勤王義旅可一呼集乎然則世徒以殉節目公豈爲知公者哉

周鳳翔

周鳳翔字儀伯號巢軒浙江紹興山陰人父名思觀曾刲肝救親以孝著公生而有異徵聰穎絕世識者以大器期之天啟甲子鄉試第三名崇禎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詞林故清署史臣第雍容以文墨相高言涉時事輒引代庖爲解公獨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每抵掌談天下事不爲首鼠兩

端棻筆三期聲稱日出庚午晉編修丙子典江西試丁丑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歎曰明主孳孳向學遜志時敏而講臣不竭忠悃智以迪宸聽非忠也中夜拊膺冀有啓渥未幾陞南司業雍政久弛師生倚席不講公釐飭甚詳已而陞左中允轉左諭德時國家多事公感上恩每一召對撫膺昌言其意褱然同列悚聽嘗陳吏速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每有披陳上爲傾聽癸未分較禮闈如沈公汎黃公淳耀名流皆出其門每接見輒以大義相勉甲申

三月都城陷賊令各官報名時公猶未知先帝存歿欲趨朝蹤跡之比入陛見光景大異同朝諸臣有憂怖不敢出聲者有相聚偶語者有面無人色者有揚揚得意自詫興朝佐命者有侈口誦賊功德者公不覺掩面痛哭失聲亟趨歸寓所謂吳公甘來曰臣子義在必死然必得一覩大行梓宮縞素慟哭乃無憾吳然之二十一聞梓宮暴露東華門外赴哭慟絕郎投金水橋下水淺不死歸寓作書貽父母曰國君死社稷臣子無不死君父之理男今日幸不辱此身

貽兩大人羞吾事畢矣罔極之恩無以爲報矢之來
生復賦絕命詩一首有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
哭忠魂之句家蓋具慶也哀哉向闕再拜自經二妾
從之俱死公爲人明達魁岸學問博洽嘗論史曰三
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
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元與
族類共天下我國朝皆無之可謂盛矣但邊防海運
最爲今日急務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立黨
則必爭矣苟見道背者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今日

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已晦持論亹亹聽者忘倦知其臨難殉節非由氣激者矣乙酉殉公

禮部左侍郎謚文節

論曰公死視倪馬諸公益獨後云然當先帝龍馭上賓倉皇無知其事者皆以爲南幸金陵如明皇奔蜀故事公不卽死猶庶幾伺閒竄逸得執羈靮以從靈武之駕也然公亦幸以是刻死耳否則刀鋸在前桁楊在後無論辱身屈膝者昧心蒙面卽刑僇以死不得從諸君子後矣公亦慷慨蹈義者

哉公之子周忠玉

汪偉

簡討汪偉字叔度號源長徽州休甯人其先徙應天爲上元人少英俊崇禎戊辰登進士授知慈谿縣縣故嚴邑公以廉平清淨治之政聲大著時烈皇帝念邦家多難木天片席當預儲敭歷中外安攘文武之才爲異日綸扉揆席地乃詔擇縣令司理治行卓絕者試其甲乙入值金華公名在高等補翰林院簡討時人有登仙之羨公獨思仰報天子拔擢與爲國掄

才破格用人至意益摩厲洗濯留心經濟尋充東宮講官每得四方警報輒撫膺流涕壬午流寇破荆襄南都日虞震隣公上憂宗社下念桑梓土江防綢繆踈大畧謂留都城週百二十里無守城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爲之防賊自上而下則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卽以禦江而守九江卽以守金陵今淮上有督撫史可法屹然長淮保障矣九江一郡當江漢之衝嘗以地形考之武昌籓蔽九江九江籓蔽太平太平籓蔽金陵宜有重臣駐節武昌九江則

設立督撫而太平采石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于此作聲援而葦塹壘武操臣宜駐師新江口交操臣宜往來巡練江北浦口江面頗狹一葦可航制亦宜如采石以兵部侍郎分守城中之守雖不單土粗具名目雖恃無恐大司馬多為參贊於百姓尊而不親所應亟補府尹府丞之官重其權久其任以繫百萬士民之心如御史詹爾選葉樹聲郭維經成勇巡撫袁繼咸方孔昭清貞端亮皆不二心之臣應擢卿貳以備江王督撫之選或酌資俸以備府尹府丞之

用必能實心任事漸有成功疏入報聞癸未分較會試得顧咸建本房甲申聞賊漸近都城遺書友人曰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亦不能守一死外無他計也及賊犯闕累日不食謂繼妻耿氏曰死吾決矣耿氏曰苟事不測請從君死城陷出問乘輿所在繞宮門者三則宮人皆逃出矣遂趨吳給事甘來所約同殉難還寓手書遺子孝廉觀生曰嗚呼我生不辰丁此國難講讀方官既無事權可爲一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繼室耿氏少年節烈矢志不

移乃于城陷之日恬然從我而死使萬世之後知我朝復有趙昂發也吾兒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勿辱先人老母不能終養幼子習生年甫四歲不能撫之成人皆吾兒事也柩不得還以吾夫婦衣冠招魂葬之華山張家崗俾魂魄常得依吾父母也凡我親友俱爲致聲天下事有可爲不可失忠孝念頭也書畢與妻呼酒命酌大書前人語于壁曰志不可屈身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因具袍笏北向拜闕南向拜母乃爲兩繯于梁間公以便就右耿氏就左旣

皆謚。耿氏復揮日止止。我輩雖在顛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復解綴正左右序而死人比之結纓易簀云。時長子覲生壬午舉人晉生耿氏出耿氏年僅二十三以晉生托其弟耿元吉匿之長班家後得歸南都。贈公詹事府少詹事謚文烈耿氏贈恭人並祀旌忠祠蓋烈皇帝朝特簡推知入翰林死節者惟公一人而孟進士章明顧錢塘咸建劉南昌曙三人又皆以公門人死節子覲生清修潔操能繼父風

論日唐宋取士首重制科苟不登是選雖方州將

相不稱榮遇。明庶常之拔。與之相類。但制科抄簡

于歷任之後。故文學政事。蓋有兼隆。庶常則釋褐

受職石渠天祿。未免徒以雕龍繡虎之業。相且三

百年曠制。至先帝始復。公實膺其選。可不謂殊恩

乎。及銅駝荊棘。舘僚自外入者。爭匍伏屈膝不服。

非公仗義死節。幾何不笑先帝此舉爲多事哉。與

以一人重信夫

公嘗書邸壁云。看世不破。爲世所弄。公之取義眞

能超脫生死者乎。野乘載長子名觀而啟禎錄則

云觀生疑觀爲是姑存之以俟攷

吳甘來

戶科給事中吳甘來字和受一字節之號䕫庵江西瑞州新昌人少就塾卽能盡識雲臺二十八將姓氏長益博綜羣書識論証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家諸子若數家珍弱冠舉于鄉崇禎戊辰成進士與汪公偉同出香山何公吾騶門初授中書壬申擢入刑科居歲餘封事凡數十上恭關國事君德人材民命之大意有不可輒力諍雖權貴人不避犂下嘖嘖稱眞諫

議時大司農畢自嚴詿誤下詔獄道路咸不平然當事輒無敢出一言爲訟寃者公首昌言于朝曰漢臣賈誼有云簾遠地則堂高簾近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子已改容禮之不宜復加縲絏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豫遠不敬也又谷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馬有勞于人尚加帷蓋之賜況國之功臣哉今畢公于六卿首膺宮銜又嘗握計務籌畫儲糈已閱六載比之律例應在議貴議勤力爲申救語大敳切未幾讀禮歸越三年復補前職已卯與明試

入闈焚香籲天願得一二奇才如文成忠肅者爲國家股肱心膂筆奏春平比榜發得士彬彬稱盛如何公家駒陳公亨俱名雋後游吳晉政聲云未幾請告癸未起兵科左旋掌戶科時中外多故荆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稱籌餉以去公撫膺痛哭曰是借題遜遁也盡若此則皇上之城社人民誰得禦者因抗章謂天子衆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捐私倡義爲朝廷守詩曰宗子維城此之謂也今風鶴驚傳一朝委去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圖殲擒之功

次之不能仗劍登陴効死守之義尤去以爲民望而
諸臣猶嘵嘵擁衛自功修練儲備明旨謂何今天潢
繡錯所在要區若悉借護籓爲掩罪地將維城爲可
留可去之人即名都亦可守可去之土將來功罪不
著賞罰不明莫此爲甚惟陛下留意疏入上覽而嗟
嘆然亦無如何也未幾分較禮闈人或爲公得士賀
而公蒿目時艱不以桃李盈門故色喜也甲申春逆
寇逼京公顧其弟泰來曰叨爲侍從義不可辱成仁
取義願交勉之泰來不能從及城陷聞帝凶問公獨

沐浴衣冠自殺南都贈公太常寺卿錄一子予祭葬

謚忠節祀旌忠祠

公與周鳳翔連寓賊薄京師兄禮部員外泰來至寓執公手泣曰事勢至此奈何公曰有死無二義也家人進飲食卻之有勸潛遁者公曰今不能調兵殺賊顧欲苟全求活耶遂作詩以後事囑其兄弟簡几上有跡草在日留此恐彰君過取火焚之兄子家儀奔至公相與慟曰我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古者兄弟同難必存其一使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遜

國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眞人于白水起鬬鄗于有
仍是我雖死猶生也努力勉之遂冠帶北向拜者五
南向拜者四賊絶命詩云到底誰貽國事憂疾雷悄
悄破城頭君臣義命乾坤晩狐兔干戈風雨秋極目
江山空涙灑傷心仁義一身周也知此日難爭討惟
取忠肝萬古留引佩帶自縊死史畧編年所載俱同
敬禎錄云公語弟泰來曰吾兄弟受國恩義不可辱
云云雉經而卒余覽甲申春任籍時六垣計數十人
惟公一人死節餘或逃或遭刑辱或汙僞命視公賢

不肖何如也語曰主辱臣死未聞主死而臣猶可以生者況于反面事賊恬不知恥綱常名教至申酉之際掃地盡矣哀哉

論曰死固不易哉吳公兄弟均受國恩使城陷俱烈烈死豈不與孟忠貞父子並傳然卒不能願士亦各行其志耳

諸書俱載縊獨野乘載自殺忝來同胞也後降賊野乘與啟禎錄俱云公之弟而編年則云公之兄俱錄之以俟攷

王章

王章字漢臣。號芳洲。南直武進人。幼食貧。性至孝。奉父至手自封樹。嘗夢昭烈帝輿揖。且告之日。公忠孝人也。異時當不徒以功名終。天啟辛酉。領鄉薦。崇禎戊辰成進士。榜前數日。公所居里。潮輒至者三。若盤旋狀。居民咄咄稱異事。庚午。令諸暨。不半載。頌神君。適冦弄兵東海。鄞當其衝。缺善吏。臺使者以公才爲請于朝。將調鄞。暨民聞之。呼號奔走。願借冦君。而鄞命且下。鄞人來迎者。暨爭逐之。公不獲已。密律 鄞人

而正告暨曰若等父事予而予視若等猶子也何言去去亦何忍亟雖然其若鄞命何居有頃卒去暨加鄞暨之民德公常山之崕肖像祠焉鄞故劇土廣袤四百十八里視暨號難治公自下車迄底績凡八年俗喁喁向風蓋公治鄞一如治暨而鄞人之德公亦無異于暨人之德公也最聞稍遷工部主事考選授陜西道御史巡甘肅蓋特恩也公入關貧墨望風解綬由嘉峪抵天山悉單騎躬行撫賞番人畏威懷德至焚香獻酪以去而河旱率屬步禱不雨爲文檄神

廟。撤焚。而如汪下。人呼為御史。而故例邊屬較士。卒
用按監自隴以西二十五庠。報儁者科一二人。或盡
撤不得一士。自公鑒衡。而卯門捷者六人。凡巡未竣
而封事數十上。悉關軍國大計。至劾內臣殺良冒功。
糾甘撫剋民侵餉。罪潘差擾驛陷良。尤侃侃不避權
貴。庚辰讀禮歸服闋補河南道。甲申賊勢孔亟。因陳
保江南策。謂沿江上下。轄諸險隘。宜如邊制聯絡堡
墩。州邑巨室有聞警潛移者。法無赦。仍沒其貲充餉。
又上奠畿輔策。謂遣四夷以分敵勢。撤邊兵以壯神

京。調降丁以搗賊巢。因薦惠世楊可大任。惜不果用。都御史李邦華謂公負文武畧。題授巡視京營。時二月六日也。既受事。有南下者。索家信。公書數字云。全晉既殘。關門告急。臣子不復問身家矣。皇上眞如堯舜。而下絕無應手之人。奈何。無他及語。二十六日。眞保破。京師震驚。調營五萬軍城外。襄城伯帥之。而公督在城兵計堞分守。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凡十五晝夜。三月十八日賊攻彰義門。公督將士堅壁以守。矢集如雨。弗卻也。賊破入守平則門。向明諱上崩。軍

撫國志公猶手擊二礮傷賊賊少沮頃之城陷公語同事科臣光時亨曰事至此時惟有一死時亨曰如是死委同士卒死矣異莫若入朝覓帝行在不獲則死死得所也公許諾時亨遽易服將强公公曰否否子之造朝者恐同士卒委草莽期烈烈死也若去頭冠易爾服官不官卒不卒奈何無易便行歟武賊騎掩至叱下馬時亨遽離鞍轡前立且請降賊持刃問公曰降否公叱之曰不降賊以刃碎公膝墜馬公坐地大罵賊怒手刃公棄走或謂即牛金星也公僕某

秉公急望見公怒目張口一手據地坐以爲猶生也亟呼不應遇害矣。一力士負公據寓與之金返詢姓名不答辭夫。昧合死忠者。罵毋兵兵者斬賊。因多秦人過者輒曰此故京宮御史居停也。曾巡甘肅。有惠政。羅拜乃去。夫人姜氏聞變慟絕。乙酉贈公大理寺卿。諡忠烈。子參葬南都。浙江毘陵三處建祠。蔭子之柯錦衣世襲。而尤時亨卒以降賊棄市。公犹子之棫字瞻卿人。閩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請終養許之。因寓義烏。浙東既破。擒不屈以死。盡常州盲父子死節者。

稱王氏

論曰。余聞王公倜倘長者。雖擢魏科居要職。未嘗以權勢炫耀鄉里。及遇變慷慨顧叱。囚徒請其白日。又何卓卓也。使公早從時亨言。易服趨朝。可幸不死。不免于辱身踐行。乃時亨者不死長安。而終死金陵西市。王公廟祀易名。時也人亦何可不爲忠烈哉。

贈公一律

大廈難憑一木支。靡他自許獨登陴。鼓沉夕炤誰

逾劲旌落晨星志不移。血濺山陵酬祖德。魂依宫樹荅君知。生來佩盡丸能致。白刃鋒頭練孝思

附記現形

公之故廬在郡城。自父子殉節後。無人居守。有郡人吳闇者字孟岩。 大清朝進士。適因小恙。欲借其室靜息。遂肩輿而入。忽見公紗幘紅袍自屏後遽出。端坐廳中。吳闇大驚。即返疾甚。未幾卒。然則公之忠靈。亦顯赫矣哉

陳良謨

陳良謨原名天工字士亮號實日鄞縣人崇禎辛未進士改今名父某沒官雲南以貧故不能歸櫬後得第謁選求授大理府司理乃奔喪歸癸酉分考鄉闈舉京異入爲四川道御史己卯巡按四川屬吏憚之不敢爲非甲申正月夢拜文文山于堂下文山揖之起曰公與予先後人品相同何下拜三月十七城陷大書二十字于桌曰國運遭陽九君王遘難時人臣當殉節忠孝兩無虧仆地昏暈者數四自是水漿不入口其族姪勸無死曰吾志非一日矣時有執友季

芳恭在旁公曰吾爲國死義不顧家止此先君宦麥
老母侍養嗣繼未定須一言言不足悉因賦詩云中
天懸日月四海所畢照倏爾陰霧昏日月失常道仰
觀我明明薄蝕一時變書至此忽颷風襲牖曰異哉
此風隨續云電風自南來光復天心見大夫百執事
其誰忘明君媿乎沉痾久床簀淹數旬背城孰盡瘁
巷戰杳無聲如何社稷靈情爾順民形載舁亦覆舟
古今同一轍順民即逆民忝觀非一日蒼蒼不可問
亡國我何存誓守不二心一死報君恩未題云爲子

為臣不能兩全慷慨從容同歸一死大明監察御史
陳良謨書于賊陷北京之日遂付季弟未幾聞帝崩
大慟曰吾所以隱忍至此者為帝在世今已矣吾死
晚矣諸僕羅泣不從痛飲扃戶為繯于梁欲自縊有
妾時氏京師人年十七甫娶百有三日端服靚粧俟
公同盡公謂曰吾年逾五十無子汝今有娠倘生男
以延陳氏血食汝必勉之欲遣人送之母家時氏曰
主人死妾將誰依臣死君妾死主分也與其為賊辱
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入投繯公別作一繯

與之同盡。諸僕從窗隙泣窺之。公土立。掛藍帕噴血滿地。時氏以紅絲帶縊于牀。破牕牖入。公氣未絶。戒勿動。時氏彼腕力軟不能即逝。我緊之。幸盡。汝爲我高其懸。汝送我終。猶吾子也。諸僕泣曰。主人此去定爲正神。公曰。然。吾當佑汝。遂絶。南都贈太僕寺少卿。謚恭愍。時氏贈孺人。同祀旌忠祠。

論曰。恭愍之死。較他人更難。上有老親。下無血嗣。而又寵愛在旁。毫不繫戀。真大解脫人。至時孺人韶顏穉齒。玉節霜標。莖二人者。可謂飛越愛河。游

行刻樹同上天宮者也豈徒血性決烈也哉。

陳純德

御史陳純德字静生。號滄元。湖廣永州零陵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是榜二甲進士。俱蒙恩召對稱旨即除翰林科道等職。公以奏對詳明授福建道御史。癸未督學順天方抵任以遵化警不能前遂同京賊入京。公自經死。其同進士召對者特旨除翰林五人。科道各五人共十五人。死者惟公一人。南京贈太僕寺少卿謚恭節祀旌忠祠。

是年死節。三御史。二陳公。與王忠烈公是也。

編年云。公時提督北直學校。行部方至易水。試士猶未竟。聞都城賊警。即戎裝入都。不數日而城陷。遂自縊。

忠逆史云。各單多注死難。而國難錄註二次留用。非也。或者被執不屈。而以刑死。故註刑辱諸臣內。然諸書俱稱殉難文臣二十一人。而公咸列其中。且南都明有諭典及賜祀旌忠祠。則公之自縊斷非無徵可知也。他說概可廢矣。

申佳允

申佳允字孚肩。號素園。永年人。天啟辛酉舉人。崇禎辛未進士。出文太史之門。授儀封知縣。三載調繁杞縣。賊掃地王率萬人攻杞。公登陴固守。手劍斬一人。乃退。築甎城以清廉第一。稱擢吏部文選司主事。與人才絶奔競。屢上封事。銓政肅然。轉考功員外郎。會公之師文文肅與韓城有隙。中以微法。并及公。降南京國子監博士。歷太僕寺寺丞。甲申二月。以牧事出巡近郊。聞賊薄居庸。分兵自常山入畿南。郡縣望風

奔潰。朝臣多藉事引去左右咸勸公曰京師且危。既
在外可無與。公慨然流涕。曰我固知京師當不支。其
如皇上何乃星馳入都。時三月十二事也。知大事已
去。以書貽子涵光。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
命不可違在朝在野無二道也天下事壞于貪生畏
死。死于疾。死于利。死于刑戮。死于房幃鬭爭。均死也
數者甯死不惜。遇君父大節。縮手垂涕。百計求免。此
輩不善用死矣吾受國恩。誓以死報是時其母太安
人年近七十。迎養京邸左右以此爲解。曰吾業以身

許國勢難兩全十八聚賓客爲幼子煜行冠禮曰此宋尹衙川所謂冠帶見先人于地下也因以生平所著詩文付之曰吾作官無長物半生精力盡此矣十九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曰吾來此何爲者入而避何如避而不入巳聞宮中變仰天呼聖明者三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往吾拜客時擇有善地可潛行至王恭廠有井泓然兩僕知其意急挽之斷袖躍入兩僕號呼垂綆救之公在下呼曰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莫過慟也時年四十有

二未幾賊從關東潰圍欲肆焚戮幼子煜挾太安人
奪門出童僕皆從有傭書徐起鳳者從公已十年矣
號泣請留曰我等俱去柩誰與守賊果焚民居及寓
徐跪曰吾主以忠死願弗焚賊怒難之徐叩請愈哀
賊感動卒不焚及大兵至逐居民外徙徐懼徧求其
同里得鏞丁朱攀桂等二十餘人舁棺天甯寺故得
全徐之力也南都詔贈太僕寺少卿謚節愍祀旌忠
祠子涵光高才峻昂與弟煜並以詩文名世
公一　字孔嘉號鼎源疏請公卹首為白侍御公抱

一亦獨行君子云他本有載公諡者

論曰往余遊白門時素園先生方左遷國博枉顧旅邸歡相得也稔知其少孤事太安人孝爲孝廉時有和九草今慷慨赴難視死如歸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信夫君見神京淪陷若作官者肯逝出都門便爾高蹈君公反從外入與城存亡素志已定非若臨事無可如何只得一死者比也特太君高年何不先護送出京免其驚痛意愛日之誠殆有須臾不忍離膝下者乎

許直

許直字若魯揚州如皋人崇禎甲戌進士初令義烏戊寅丁內艱服闋補惠來縣壬午分校鄉闈行取吏部驗封司主事癸未調文選尋陞考功司員外郎公性端介自爲令時砥操若氷雪至是益礪廉不苟尤加意善類多方汲引甲申三月賊逼京城公約同官出金餐士爲死守計及城破賊令報名公曰身可殺志不可奪堅不往時傳上從齊化門出客羊君輔勸曰天下尚幸公宜匿跡偕行共圖光復公唯之旣而

出門一望日當此四面干戈駕將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惟有一死而已比聞帝崩羊生從旁慰勸以親老子幼公曰有兄在吾無憂也今日不死復何面目趨庭耶是夜爲書報其父曰罔極至恩無可報萬一惟忠孝大節不敢有虧以辱吾父汝及葬毋欽子無他語旋整冠北面拜已復南面拜賦詩六章云孰士皆臣自聖明狂氛何事敢縱横驅馳安得赴恒力一斬元凶盡洗兵貫盈臣罪豈容誅屠戮腥聞駭毒痛哭竹南山書不盡任將寸砍有餘辜君國深仇慘

古今么麽逆豎偪相僇微軀自恨無兵柄殺賊惟殺報主心在天靈爽念高皇開闢當年垂裕長願侍晉皇遊謁帝所哀仍使國威揚一死酬君見血誠滿腔忠憤痛難平大仇未復身先殞漫化隮鵑灑淚盈掬華翻然辭世行老親幼子隔幽明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留死後聲書畢命僕入內室取麻繩合作繯僕手顫公斥之出遂自經越旦啟扉公一手持繩尾一手上握神氣如生客爲稱貸以殮之蓋公秉彝鮮致時庭空君水死之日案間惟留圖書數卷無長物也

乙酉贈太僕寺卿謚忠節祀旌忠祠

論曰岳武穆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則天下太平矣謂惜死之心正由于愛錢耳世豈有賄賂盈庭苞苴塞路日坐銅山金穴中牙籌握筭而能于刀鋸鼎鑊時懸蹠撒手者乎然則公之抗節不待過難時也于其爲令秉鉉一塵不染知之矣

許德溥附記

忠節歿後三年復有布衣許德溥者死于揚州德溥字元博公之族子與父之卿皆布衣德溥意氣不倫

喜談節義聞烈皇帝崩大哭揚州陷又哭每獨坐輒哭食必置一祟禎錢几上祭而後食一日讀宋岳鄂王傳見有盡忠報國四大字刺入膚裏心慕之乃手持針刺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其兩臂曰生爲明臣死爲明鬼久之頗聞于人有告之者執見縣令不跪見巡江御史亦不跪命捕其父乃跪曰吾爲父屈耳御史感之乃免父弟以德溥闘殺之臨刑不跪向西北泣曰吾今日得見先帝吾心畢矣德溥生時每錄忠節公絕命詩于扇頭讀之泣數行下後讀且泣以爲

常

成德

兵部郎中成德字元修號元升順天懷柔籍山西霍州人少有大志以忠孝自負爲諸生時璫焰熾嘗讀文文肅公擊奸疏輒斫几狂叫心儀而足躡之崇禎辛未成進士原名張成德奉旨復姓初令滋陽有能聲公爲姚文毅所取士又善文文肅烏程素不快公兗州守皆以派餉屬邑有所私公與力爭守亦恨公會巡方御史守之同鄉又烏程私人遂劾公被逮

復抗疏論列嵩罪狀疏聲震天下受杖者三下詔獄擬贓六千七百有奇謫戍柳陽而公之家寓居順義時戎馬內侵破其城公家人皆避入地窖父文桂曰豈有男女并入一窖中乎終不以顛沛違禮號至遇害及賊去窖中知公父死于是公妹及妾蕭氏直氏皆縊死後十日公出獄至家一慟甫畢旋赴戍所而公妻劉氏及公女終以追贓逼死于家公在戍籍七年癸未冬赦還補如臯令疏請輸家助國兼陳有司指克之爲民害甚有賣王監以充私橐徵站銀以

[illegible]總裕者言大劃切尋陞兵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司員外郎痛心時事以幼子夢求託同門友王重晉以身殉既受事益矢心戎畧為國家桑土計頗陰雨既踰綢繆無及公見年來封疆多變人家愿忍苟活憤發于中有蓋節義明廉恥一疏上為之動容甲申三月逆闖入都公即致書同年馬文忠相約死難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年翁忠孝夙禀諒有同心也又云慷慨仗節易從容就義難吾輩將為其難者乎抑為其

易者乎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爲告弟志在爲其難懼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及聞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下公往以鷄酒哭奠賊怒露刃脅視之不爲動號慟觸堦幾死歸寓跪母張氏前慟哭母曰我知之矣入室自縊死未嫁之妹及妾俱自縊一子六歲撲殺之然後自殺南都贈公大理寺卿諡忠毅祀旌忠祠母贈淑人

啟禎錄載公歸寓自縊駭衆則云哭奠梓宮前大

呼皇上數四叩首觸階而死所載異辭傳載寄幼子于王重此未破城時也而編年則云戕殺幼子不知是一是二

臣子之于君父非可以報施言也然而知此義者鮮矣若公之正氣直節而受杖荷戈家喪亡而身垂死久乃得補郎署國家之于公亦已微矣卒乃臨難捐軀盡室隕命嗚呼難哉豈非天性忠義九死不移者歟

論曰一夫抗節古猶稱之草檄成氏中閒後先赴

死如飴無復兒女子流連狀眞巾幗而鬚眉者哉
乃若公之始爲循吏繼爲揚士終爲忠臣爲良友
斯固義炳丹青名垂竹帛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
其巖烈者也然非是父鮮舉是子孰謂醴泉無源
而芝草無根也哉
野乘云公妻劉氏并女以徽纆困死編年云母繼
死妻張氏亦死是前妻劉死于順義而後妻張死
于燕都者也前兩妾一妹死于順義而後一妾一
妹亦死于燕都蓋公家後先遺難父母與妹及妻

妾子女併公死者一門共十有二人嗚呼非烈丈夫其能如是乎

金鉉

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南直武進人北京留守衛籍幼穎異博古能文年十八舉天啟丁卯順天鄉試第一崇禎戊辰進士釋褐後歸娶授揚州府學教授日進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行俱有規格一時英碩多從之遊北于胡安定之門尋歷國子監搏士庚午陞工部主事督理軍器躬自稽覈慎有加當是時

上方銳意綜核內臣張彝憲奉敕總理戶工兩部錢
糧且建立公署通國其駭公特建言請罷益唯恐以
此開交結之衚決廉恥之維非止為糜費無益計也
疏入不報未幾彝憲移檄內開兩部司屬謁見合照
部堂體制等語公憤然曰不幸而前言驗矣又疏糾
彝憲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
其磬折傴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謁妄之儀去不
易之公廳强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自矢無玷生
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匍匐彝憲之庭致貽交結

之條奉旨切責亡何分硯杭州未任隨移疾歸甫匝月舜寃以驗放火藥察題奪職一時正人君子爲上書白寃者如禮部周公鑛刑部曹公巠并坐降謫公從此絕意仕進鍵戶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環堵蕭然不蔽風雨而躬爨以養父母課諸弟抵掌今古怡然甚樂客有設及輦上貴人者卽掩耳障面避之與劉文正理順陳儀部龍正友善儀部稱公學行古人所難辛巳丁外艱甲申服闋二月起補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甫二十餘月而寇犯宮闕矣三月

十九早聞上變公裂眦罵賊裹易麻素表加冠袍束
牙牌趨信地入皇城門有內官同守城者突潰而出
公大聲力挽之不顧去公趨大內見諸宮人狂奔逸
出公在御河側解牙牌付家人四拜曰送太夫人餘
無所言投入御河長班急挽之公怒以手捶長班復
躍入而死母章氏妾王氏弟綜俱赴井死是時賊據
大內人不得入踰月賊去見冠袍浮水上捽公首無
可識認家人以網環驗實持歸邮以木身成殮禮南
都贈公太僕寺卿諡忠節祀旌忠祠

編年云、賊攻城急、公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職任車備城破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受國恩乎。事急廡下井。是吾死所。公慟哭。即辭母往視事。丁未歸至御河橋。聞城陷。望寓再拜。即投入御河從人極救。公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淺倪首泥濘死之。家人報至。母章氏年八十。亦投井死妾王氏亦隨死。其弟諸生錝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棺斂其母。既葬亦投井死。

樞曹一席。職係封疆。或寃或降。不可數計。衞公與成忠毅不屈以死。豈非其平日卓自豎立。不苟所私。猝遇非常。激昂蹈義哉。故曰爭細娛者不可與圖遠利。怯小害者不足與蹈重危。如公者前以擊三。後以死賊。嗚呼烈矣。

贊諸忠臣詩

其負凌烟萬丈才。諸君懷抱未曾開。請纓欲繼終軍志。沉水空遺屈子悲。啞賊聲聲皆是血。酬君念念盡成哀。九泉莫歎遙穹隔。爍爍光芒入夜臺。

春殘夜靜殞文星赴焰投崖萬古名不羨絳帷多弟子常因銅柱識先生家藏遺史傳當代國有忠臣續正聲更喜閩人先殉難雙凌浩氣繞銘旌

上帝深宮閉九閽哭江斜日塞天昏英才盡作龍蛇蟄遍地都成虎豹林纔許誓心安玉壘已傷殞首向金門賢豪雖沒精靈在地追難招自古魂

塞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萬古名已覺地靈因昴降直疑天意棄蒼生魂歸絕地爲才鬼國有遺編續正聲惆悵月中千歲鶴夜來猶爲哭華亭

西蜀吳子論

夫人臣委身事主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存與存君亡與亡此乾坤大義非可以官之大小并在朝在差在籍南北作分別觀也但古今忠義原有二種死者爲經亦有采薇行歌遯跡方外以終其身或放浪形骸不書年號但書甲子或以鐵如意慟哭招魂君子未嘗不哀之我朝革除之難方鐵諸公死爲最烈如葛衣翁河西傭補鍋匠雪庵和尚并題詩峨眉亭皆得以其孤芳至性動後人之憑吊慨歎于殘簡斷編

中我國家不幸罹此凶毒宗廟震驚至尊以身死社稷臣子殉難者僅北都二十餘人而在差籍諸大臣受國深恩者曾無一人奮決嗟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得以地之遠近言哉靖難詔至有教授同諸生十二人曰此明倫堂三字何爲者相抱而哭俱觸柱死東湖樵夫聞詔亦赴水死嗟夫伊何人歟伊何人歟君子不能不三慟云

予按甲申北都文臣死難而得贈謚者自范文貞公以下至金忠節公凡二十一人二十一人內惟

浙江最盛獨擅其六其次南北兩都各得四人山西江西各二人至河南湖廣福建各一人而已甚矣殉節之難也他如山東陜西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七省則闕焉未聞亦足羞矣噫嘻斯豈文皇殺戮忠良之過歟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下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殉難勳戚

李國楨傳 按此傳未確當考

李國楨號兆瑞襲襄城伯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事又自請于京營外選鍊衛所官舍上甚喜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而乞上御書營額上爲親書其武堂賜之未幾代恭順侯吳惟英總督京營戎政都督

加太子太保賊冦京師公奉旨守城百計綢繆三月十六公匹馬入殿汗兩沾衣內侍以非時止之公曰此時君臣多見一刻亦一刻事諸臣惶懼問故曰守城軍皆疲倦不用命鞭一人起則一人復卧奈何上召入命內侍俱上城十九城破二十一李自成舁帝后梓宮于東華門外設廠百官過者莫進視公踉蹌奔赴跪梓宮前大哭賊執公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階血流被面賊衆持之自成以好語勸公使降公曰有三事爾從我即降一祖宗陵寢不可發掘一須葬

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宜待以杞宋之禮再四哀切自成諾之扶出先是以柳棺殮帝后因公言易梓宮尋爲帝后發喪以天子禮葬于田貴妃陵園惟公一人斬衰徒步往趍至陵襄事畢慟哭作詩數章遂于帝后寢前自縊死南京贈太子太師進侯諡貞武

一云葬畢即自殺一云城陷之日賊執國禎至初時捍然不跪賊再以危言恐之日當暑一城人國禎乃跪曰吾爲闔城求全也未數日發同諸人追

銀夾二次已聞朱純臣蒜䣿自縊
一云國楨掌領營兵並無實籍上信任之一日見
上日臣兵未嘗不強苦無餉耳及外城陷奄奔告
上上日大營兵何在李國楨練兵何在對曰安得
有兵李兵已散惟勸皇上走耳城陷之日國楨就
擒追贓殘剎而死
況國元大事記云先帝后殮䄙其易棺也一言太
子爭之一言李襄城爭之一言賊初用極菲棺露
頓東華門外道傍諸僚無一言者亦無一哭者郎

一點點趨拜者者亦僅數十人耳次早有武官及運糧者百餘人向賊哭訴賊始易以梓宮移頓僧人施茶廬篷內及柩暗從德勝門出諸僚無一送者亦無一哭者遂草草掩于田貴妃墳內與諸本所說賊允百官請用帝禮及不禁人哭拜令人押東宮出城往送塟于長陵之斜者又皆不同以理推之襄城世臣固因有哭評自刎之義而未必眞也儲王爲賊所忌勢不能守喪送塟此時人情異向其爲點點爲草草或無誣焉

劉文炳

劉文炳號淇筠南直海州人北直任邱籍先帝太后姪也太子太保晉新樂侯賜賚獨厚父繼祖弟文燿俱官都督賊破外城上召文炳及駙馬鞏永固各率家丁二十餘人欲于崇文門架礮出不得乃回宮文炳歎曰身爲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國同難其女弟適李年未三十而寡文炳召之歸城陷與弟左都督文燿擇一大井驅男女子孫及其妹十六人盡投于內閉門令餘丁悉入樓積薪縱火焚賜宅火發乃

蹈入烈焰中同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即帝外祖母也時年九十餘亦投井死南都贈文炳太師恒國公謚忠壯弟文耀贈太保謚忠果　一載文炳自縊

周鏡

周鏡號正我蘇州人順天大興籍官東宮侍衛聞賊變母妻一門俱自盡母卜氏即先皇后母也

甲乙史云周鏡國丈嘉定伯周奎之姪也未知孰是須攷之一云三百餘口一時俱死

鞏永固

鞏永固字洪圖順天大興人又云順天籍山東蒲臺人爲駙馬都尉加少保賊困京欲從帝突圍出不得歸家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書八字于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安樂公主已先一年卒停櫬左堂有親生子女五人以黃繩繫于靈前柩間盡取所賜古玩書畫環繞殯宮縱火被焚死然後自縊一云自刎南都贈少師謚貞愍

張慶臻

張慶臻號鳳華河南永城人襲惠安伯加少傅尚城

陷盡散財物與親戚置酒一家聚飲積薪四圍全家燔死○南都贈太師謚忠武○按公必太后兄也或曰父攷后父名國紀初傳太后縊不得其屍既而有曰先帝將走煤山○請太后自裁○太后不從○城陷爲闖得後竟同去嗟乎傳言如此○未可盡信闖后父爲栗監晨起徵租見棄女于路○在霜雪中不死○收歸育之○年十四五姿貌絕世○將欲納爲妾將入房○見紅光滿室張韋仆地○如是者三○意必大貴人始撫爲女○後果正位中宮○崇禎末民間訛言熹廟尚有遺孤在宮○又云非

高廟所遺此必流冦僞造故傳布以搖人心者也讀繁霜沔水之章可知千古一轍矣。毋后之事不敢斥言因附記之。

衛時春

衛時春。襲宣城伯聞變卒妻子共赴大井合家無一存者。

薛濂 附記

薛濂陽武侯夾數日言有藏金在窖須自發之賊昇往已爲別將所據。昇還即死。定西侯伏羌伯皆死于

夾據此似應入刑辱臣內然他書有傳死難者故附記之。

彰武侯張某聞變自盡。他傳有王劉二皇親未詳名號。又有傳英國公張世澤清平伯吳遵周。博平侯郭振明。永寧伯王長錫安鄉伯張光燦。武定侯郭培民定遠侯鄧文明。西寧侯宋裕德鎮遠侯顧肇迹。彰武伯楊崇猷。新建伯王先通。南和伯方履泰。永康侯徐錫登。都督李國柱。姑存之。

論曰勳臣之死多不可信。蓋爲襲爵地也況主其

事者宗伯爲吾郡之某某乎黃金有靈青史無色矣。若劉鞏周衛張之五公者死最烈亦死最真。平居朝士無不以科目窺勳戚卒之勳戚所爲。亦有遠勝科目者矣

殉難臣民

周之茂

周之茂字松如湖廣麻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前戶部郎。壬午典試雲南回陞淮安知府辭不赴下獄。踰年宥歸旋復職春間北上候補。命未下爲賊執去。命之

踠不屈遭挺擊折臂斷脣而死以未補官故罕傳之共畏人言之甚確

王鍾彥

王鍾彥南直華亭人天啟丁卯舉人工部主事三月十九長班促令朝見鍾彥閉目入室縊死賊棄其屍于濟中運糧把總陳太階親見之松汀府五學諸生有死節公呈

附記　范方戸部主事被執罵賊不屈砍死

于騰蛟

于騰蛟順天監生官光祿署丞冠帶呼妻亦衣命服同縊死。

宋天顯　勝之所　阮文貴

宋天顯華亭人監生官中書舍人三月十九日自縊遺聞云賊迫書僞詔天顯擲筆謾罵觸堦死果若所云賢于周鍾等遠矣以鄉人貴自立耳科名何足論哉。勝之所阮文貴亦中書舍人咸投御河死。

劉有淵　陳貞達

劉有淵字澄若南宮人崇禎庚辰進士官順天府推

官聞城破即縊死他如順天府主事陳貞達自經又順天府教官五人同縊明倫堂上惜遺其名氏。一載刑辱諸臣名劉有瀾不堪打夾以銀簪刺喉而死國變錄開死節以此或注從逆非也。

毛維張

毛維張陽和衛經歷上命巡城十九被執送劉宗敏逼降維張大罵不屈云吾雖小臣素明大義吾首可碎吾志不可奪賊怒甚夾拶並加足傷指折乃死又有施溥張應選官俱經歷施仰藥死張投御河死

王國興

王國興錦衣衛都指揮使。聞變自縊。元一云危坐中室自焚。

李若璉

李若璉順天籍錦衣衛指揮同知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郎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自縊死其弟若琏。仕　本朝爲禮部尚書

姚成

姚成餘姚人儒士。官副將爲指揮。自盡

高文采

高文采錦衣衛千戶守宣武門城陷父子一家十七人俱自殺屍狼籍于路

云京邸之變文臣大臣縊者有而自殺者少予觀高公有四難焉自殺一難也武臣自殺二難也小臣自殺三難也一家自殺四難也嗚呼非烈丈夫其能如是也

王百戶

百戶王某周鍾寓其家百戶勸鍾死鍾不應出門欲

降。百戶挽鍾帶斷。鍾不聽。百戶自縊

百戶亦奇矣哉。不獨自縊。而且勸鍾。可謂忠臣良友矣。使鍾能聽其言。豈非名與天壤同敝乎。

王承恩

太監王承恩。從帝于煤山。帝崩。承恩再拜慟哭。退而自縊于亭下。與大行相望。南都謚忠愍

一云。司禮監王之俊。從上死煤山。或云。從死者王之心。而之俊與王德化俱自盡。更詳王之心。南都謚忠愍。又有李鳳翔降賊被殺。亦謚恭壯。

大事記云殉從于先帝之旁者止有內臣一人或云王承恩或云王之俊或謂王之進或曰王之臣

曹文耀

曹文耀庠士自殺原籍蘇州故進士曹子登之後妻張氏生四子遜肅敏毅一女順張氏率子女哭于家祠文耀父妾妻遜妻李氏毅妻鄧氏順及乳母孟與肅敏八人同縊毅及肅妻周氏繩斷不死而逃遜自刎不殊賊搜其家財釋之

張世禧

張世禧儒士二子懋賞懋官父子俱自縊

周　某

童生周某聞帝崩憤激捶胸嘔血數升一慟而絕又北通州有童生憤發縊死惜不傳其姓名

湯文瓊

湯文瓊茶傭也見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一云北京布衣湯文瓊聞煤山之變感慨自殺其衣帶所藏有云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同文丞相之心賊聞之亦歎其忠義云南都贈中書舍人賜祠額曰旌忠

編年云文璦聞變書其身曰位非云云暴屍都市見者哀之

李小槐

李小槐順天民也妻杜氏二子一女一婢差次縊畢小槐乃縊又居民田氏闔門自焚或云有田姓縊于白塔巷後人入其室見書籍甚多京城江米巷口有傳神者夫婦同縊

武氏僕

武氏僕某不詳名姓素有義風當其主武懷受賊僞

職，衆吉服，僕大慟曰：奴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聖駕崩，主人不奔喪哭臨，又取吉服，想見新君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望三思之。叩頭出血，悚不聽，且叱之出。僕曰：主人爲名利所惑，妄意一統，不聽吾言，後必有悔。李賊貪淫無道，上干天怒，下拂民情，不久必敗。吾不忍見主失所也。不食而卒。悚官僞淮揚防禦使，後爲淮撫路振飛擒解南京斬之。

一時朝士先幾大義，俱遜此僕。

朱庭煥

朱庭煥字中白單縣人崇禎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廬州知府丁憂服除補大名累遷主整飭大名管理河道馬政驛傳兵備副使甲申三月賊將劉宗敏傳牌招降公擊碎其牌鼓勵縉紳士庶分守城門防禦嚴肅不意奸徒勾引初四賊蜂擁環攻南門破賊入公被執逼降不屈罵不絕口賊怒縛桅杆殺之懸首通衢合家投井投繯死弟廷炳具疏陳情南都贈公右都御史公歷任十年清慎勤無一息之違而忠孝大節尤所致謹處上敬而不阿御下嚴而不刻在

大名時軍興旁午公夙夜蒞事書所行者于壁而日稽稍銷之吏屬讋畏刑獄一清士民懷德有古循吏風云

方文耀

方文耀字懷恬龍溪人崇禎庚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陞河間府知府賊陷城公不屈賊杖之大罵不絶口死之

彭士宏

彭士宏遼東人爲南宮知縣闖賊長驅畿南所至歘

附公厲士民飭守具衆咸謂邑小不支公曰吾奉命守此土生死以之奮勇擊賊縱不勝死亦瞑目衆環泣曰臣誼也如生靈何公亦泣曰人心如此大事已去吾盡吾心耳士紳卒迎賊入公緋衣坐堂上賊問何故不備糧糗公眦裂指髮曰我朝廷官而爲賊備糧乎賊怒斬之懸首城門

封疆之臣應死封疆若三公者可謂無愧厥職矣

抑余聞之友人云吾鄉某爲畿南司理守居庸關賊至往迎二百里既抵關闖疑有伏命某往返關

門敢四姑令前騎偵之果無備閽乃入大笑曰古所謂一夫當關萬人莫敵也。使架砲于此。以五百人守之。吾亦豈能過哉。某亦大笑曰。此天生臣以資吾主。嗚呼。夫獨無封疆之責者乎。視三公何如

金鉉峒傳

金鉉峒字鶴冲。北直保定完縣人。父諱銓。官司徒。爲萬歷庚辰進士。公少與從子肖孫讀書郎山。慨然有澄清之志。中崇禎甲戌進士。除中書舍人。辛巳秋。以陳漕務稱旨。授湖廣道御史。尋出按秦川。及復命賊

始入函谷甲申春召對便殿旋草詔命監宣大軍宣雲告陷隨奉命督禁旅扼畿南要害公馳至保定散家貲千金犒士卒爲固守計時公從子振孫以劍術登武科相見泣下爲誓死振孫者肖孫弟也賊圍急振孫登陴挾矢殪渠帥數人兄弟私誓曰一旦有變必從季父遊地下公聞之謂肖孫曰死易存孤難我以弱子爲托肖孫受命公配王孺人盡出簪珥以犒士士益奮賊欲引去而三月十九之信至矣公痛哭誓與城俱死懸銀牌以賞擊賊者得級無數二十四

辰刻城南樓火起賊乘焰登城遂陷振孫躍馬赴賊月城頭殺兩帥者我也格鬬斃數人而死賊支解之公裂眥罵提劒斬一綠衣賊負印北叩首曰臣力竭矣投三皇廟古井死王孺人縊死姪孫金嬰妻陳氏及侍兒桂香皆投井死賊大索兩孤肖孫備受炮烙慘刑體刺裂無完膚終以得免三日後肖孫收公骸骨如生人共義之

一云公分守西門城陷賊執之擁入三皇廟謁偽將公奮拳毆賊帥仆之躍入井中死　振孫登城射賊

孝應弦而斃城陷泉解戎衣自匿振孫不肯曰武夫本色也賊號于眾曰鄉官子弟可速就刑振孫衣爾福大呼曰我御史金毓峒侄云云賊支解之肯孫子婦媳陳氏故進士陳士章孫女年十八與祖母張母楊嫂常三世四人同時投井張氏抱其孫于懷同下侍兒桂香等四人亦從而下皆死

公嬰城殉守節比睢陽至肯孫保孤無異程嬰而振孫從死有如南八下建巾幗從容就義尤世之所難

劉會昌

劉會昌字凝禧北直保定府清苑人幼負奇氣長古文辭十歲居父喪哀如成人禮崇禎三年舉于鄉能任大事負氣敢往甲申闖賊北犯偽檄數至時察晉及畿南諸郡望風迎欵公素負膽畧倉卒倡義同鄉紳光祿卿張羅彥暨兄進士羅俊誓死守禦三月十九北京陷賊急攻城至二十四賊撤水櫃興雲梯至砲矢風發公率城兵屹然臣立指撝如平時適西南城樓爲賊火箭所焚西北角樓下賊數大併力進攻

城破賊拽公于西關古廟擁鋒刃問京城久破歟省盡降爾何敢拒公裂眦罵曰我本布衣無官責但恨天下無人致爾小醜淪陷宗社欲斷食李自成肉以報光帝耳鬚髮橫竪賊愈憤夾打三次然驚其勇百計誘降終不屈遂斷首懸西關街市鄉人士爲建祠祀之而羅彥兄弟亦同死最烈云

王與允

王與允字百斯一字承錫山東濟南新城人布政象晉之仲子也崇禎戊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湖廣道監

察御史巡撫河東鹽課陝西茶馬督學。天末出都
以疏劾僨帥忤政府謫歸。歸侍布政公家居色養。率
諸弟子輩治圃課耕。蕭然物外。甲申三月聞先帝變
涕泣不食。辭父布政公沐浴入室扃戶與夫人于氏
子士和同自縊死。將死時自作墓銘叙其家世官職
甚詳。士和字允協。諸生。先是新城崇禎中凡再破。其
前則五年十一月。而公之從叔父象復及其子與夔
死之。象復字完初。以保定府同知里居。與夔字鳳廪
舉人。聞變倉卒部勒家人乘城拒之。城陷父子皆被

執大罵不屈見殺事聞贈鑾衛死祿寺少卿與與夔知縣其後則十五年十二月而公之弟與朋從弟與玫及與朋子士能士雅死之與玫字文玉與朋字壽三伊貢士能字渭濱與人士雅字大雅諸生與朋爲人慷慨有風烈每平居酒酣耳熱輒談古忠義事淋漓感激及警至簡家丁登陴禦守並有方略城陷被執二子率家丁救之亦被執不屈死而家復之從子與慧者當五年破城時守其父柩不肯去亂兵脅之跪不屈傷首執以見其渠曰孝子也免之歸瑱之縱火

焚城中且及孝子盧孝子伏柩而哭其黨見憐之爲斷火道得免賊既退孝子行積屍中及得叔父及兄殮之于是人翕然稱孝子云孝子字曾眼貢士

論曰山東科第人物之盛莫過于新城王氏乃其忠孝節烈萃于一門此固史冊所僅見足以表東海矣嗚呼公以科名重也夫抑以忠節重也大

許玫傳

許玫字王重蘇州吳縣人弱冠補邑諸生年十七削臂療母張氏疾母與內戚某割襟爲聘後其家中落

有富家欲以女娶公者時公母已亡公不欲毋寒盟地下卒就原姬生平磊落不羈少可多怪對知已飲酒酣則狂歌清嘯每云士窮見節苟值其時豈可恤死鋒鏑甲申四月京師變至公素鄉居聞之驚且疑踉蹌入城至弟璜家問之果信乃仰天大慟誓不與賊俱生自念力難殲敵必得卿大夫同心戮力毀家募上樹義旗北向因偏叩羣公門告之冀有應者然徬徨欲獻替從先帝九原為厲鬼殺賊五月午日過友人家見几供葵榴愀然不樂復出蒲酒相勸公怒

擲杯于地厲聲曰今何時哉我輩讀聖賢書明大義
覥顏旦夕已非所安猶欲飲食燕樂如平日乎拂衣
竟出于昫巨室相率挈妻子擕輜重竄避湖山間公
是日歷走其家罵之初九諸生聚哭明倫堂縉紳孝
廉或至或否或縞素或常服甚至有張蓋者衆羣詬
且詈公秉杖踊哭泣盡哀十一諸生猶哭臨御史
某來謁文廟鼓樂導從士服而入公望見大駭率諸
習禮者遮而前梳其袍褂責以大義御史惶悚謝罪
夫南都以是月初三即監國位遣使布告天下願白

三月十九先帝賓天至五月十二巳踰五旬朝廷尚未發喪。公歎曰吾本艸莽臣。既與諸生私哭學宮。心巳盡。可滿死矣。乃題詩曰正想捐軀報聖君。豈期日墮妖氛。忠魂誓向天門哭。立乞神兵掃賊羣。至夜自縊。家人力救得不死。及旦密往福濟觀眞武廟侍室投繯。羽士陸某聞屋中有聲。亟出解之。問其里氏不對。固留之不可。從送還。又力卻之。獨步出閶門臨河而歎。請城市濁流不足投吾軀。且人多必見阻。遂折而南。至胥門。見河廣流深。曰此胥江也。吾其畢命

于此與伍相國忠魂上下怒濤乎遂躍而入適邏艤泊舟江干遥望見遣人馳救復不死王召公問故時公徧身寫崇禎聖上四字宛轉哀號告王以情且言君仇不可不報京師不可不復逆寇不可不誅臣子不可不死吾之爲此非惡生也特以愧今之食其祿而不能死其難者王大義之道旁觀者如堵適友丁鉞武至强挾歸家人如其事咸因守之欲伺間死不得益怒甚遂晝夜號叫絶粒勸之食堅不受但飲杯酒曰聊以澆吾礧塊也五月十九日語以哀詔至就

庭中北面向叩天哭失聲遂絕飲并不復言人間事及身後計有欲解者曰公何自苦公張目曰聖天子如此慘逝吾何忍下咽廿八日餓甚作嘔口授一絕云半生磨礪竟成空國破君亡值眼中一個書生拜殺賊願爲厲鬼効微忠六月朔胃枯嘔盡繼之以血親知以淡飲勸進怒而大呼曰汝等欲吾偷生邪竟嚼爛唇膚初二日血又盡矣喉腫甚吐舌寸餘初三日申時向空三呼先皇帝瞋目浩歎而逝時年盡五十有一也同人邱民瞻輩爲之治棺殮私謚曰潛忠

先生一時會弔者幾數千人著書六卷授丁鉞武南
京贈公以翰林院五經博士與湯文瑣並祀旌忠祠
代皇帝遜國無位自沉者有東湖樵夫史逸其名
然安知非通侯重臣變姓易字慮禍及宗族故以
死滅跡未必眞書生殉國如許公也唐祿山之變
甄濟引頸待刃宋德祐之士大學諸生徐應鑣舉
宅自焚庶幾與公頡頏夫濟不死臣祿山應鑣不
死亦將就食易姓之祿豈若南都定鼎正朔如故
公尤可以無死哉然則公與湯公眞今古獨絕矣

許翼明

翼明家貧好學博覽羣籍醫卜自給終身不娶嘗居吳門作畫自號青霞散人甲申之變痛哭絕粒死

余友周小宗嘗梓此於類書內公與許公同遇國變同爲吳人同不食而死許公已錫祀典而公事顧少傳者嗟嗟士之湮没不彰甯有旣哉

陳士奇

陳士奇字平人福建漳浦人誕自庚寅少讀騷庚寅吾以降曰我生定之矣物其言以自表方弱冠有文

名天啟乙丑登進士授中書假歸庚午遷禮部主事壬申陞粤西督學使單車就道襆被蕭然遭父喪歸甲戌補重慶兵備乙亥轉貴州提學復丁內艱庚辰起贛州兵備贛故賦地公一塵不染而石城甯化之頑獷搆訟十年公至訊劈之遂成虞芮贛人立祠祀之辛巳督學四川驅車日即矢諸神明云甯剜吾身上肉毋塞彼寒士門謝絕竿牘得士最盛時有學憲廣文之謠壬午七月特擢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公念時事交訌天子焦勞食無兼味行無供帳門無私覿

而一意繕城治具以備不虞。冬十月松籓遣兵以索餉叛。聚衆數萬莫之敢攖。公嚴詞正色。諭以禍福衆皆就撫。時蜀中豬黃賊盤踞有年。蠢動川之東北。公先後與道臣陳公其赤。葛公徵奇。郡守王公行儉。巴令王公錫。營將趙榮貴等。凡殺賊于重慶順慶定遠設奇夾勦。大獲全勝。斬首凡一千七百餘級。生擒賊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餘人。所救難民以數萬計。豬黃膽喪。奔逃他徙。相戒謂陳撫軍勿可犯。其爲敵憚如此。土寇彭長庚等聚衆殺令。公設計捕殺

之得其渠魁數百人置之法而峽江洪雅聚衆殺尉
尉罔貪墨致變公謂罪不在民遣將往諭而縣民皆
就縛請死公斬其倡首者而餘得全活又蜀素苦白
蓮教公以若輩何不寄人籬下息之適驅虎歸山耳
遜將趙榮忠以牛酒招之其黨遂散癸未十二月有
旨召公別衙門用而推代無人加以闖賊破陜鄰封
岌岌漢中瑞王避亂入蜀鎮將趙光遠者敗屆將軍
也挾兵二萬餘爲衛并秦民逃奔者又數萬突至保
甯蜀省大震公不憚千里單騎赴保甯而鎮兵驕悍

覘蜀為弱內欲得餉而覆食之公大聲呼曰兵以禦暴退守平陽關以為吾捍衛方宜犒食吾不惜二萬金以給之若徒頓此以狥風鶴吾頭可斷餉安可得哉趙知不可撼乃退兵平陽而與瑞徵約三千騎入喻民以無譁至甲申四月始以川北道龍文光推代公方作歸計而聞京師告變矣時獻賊陷夔入涪州公念國仇義不俱生遣水師會兵以火攻殺賊于忠州擊沉其舟百餘號賊死以千計又遣趙榮貴禦賊于梁山奮斬三百餘級所獲騾馬弓箭無算賊悅

悉衆來攻六月初八破涪州或請公以尉事可去公不可據重慶以待之而權已去手徵石柱土司援兵不至與守令歃血爲死守計七月賊以百萬至城下公躬行囊任單需日夜登陴衣不解帶以火礶滚砲擊死賊無算民無逃降意至二十夜黑雲四布賊掘地空于城角藏火藥數十筩晨起以火箭射藥處火發地裂城遂陷賊擁入公被執獻忠好言勸降公厲聲曰吾大臣也恨不從先帝左右今死社稷吾願也豈有降賊之顏平原乎速割吾頭無他言庶爲不

厲獄大恚命曳出支解死忽震雷四發烈風暴雨飄瓦吹沙大木盡拔操刀者自相砍逆獻驚仆時渝害凡九人瑞王與從駕守道陳纁重慶府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新撫龍文光及諸將領事在六月二十一日越日賊盡取渝民斫其臂合三萬七千有餘人。

論曰獻賊殺戮之慘固黃巢後所未有也獨是公以謝事之巡撫守必陷之危疆葢其忠義性成自讀書時已定之矣豈有降賊之顏平原壯哉言乎

凡登朝食祿者曷不其間之也

吳繼善

吳繼善字志衍南直太倉人崇禎丁丑進士授慈谿知縣丁毋憂未之任壬午服闋補成都成都在萬里外時荆襄陷没江鄂道斷賓客送迓勸少留公謂此君命也人臣守官其敢以利害辭乃歷艱險入蜀即日啓蜀王請發帑金爲備禦計當時蜀事已棘而藩所金繒積者數百萬至恡不應公貽書吳太史偉業謂事必不可爲誓必死于此甲申城陷公被賊執罵

不絕曰博而割之配周氏子孫俱同殉僕五郎者幸免矣奮日吾主與主母已死義不忍獨生亦慷慨罵詈盡于主側一門死者四十餘人時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公博聞辯智風流警速于書一覽輒記下筆灑灑數千言家本春秋治三傳通史漢諸大家維又出入齊梁工詩歌善尺牘尤愛圖繪有元人風下至樗蒱六博彈琴蹴踘無不畢解當是時張公溥以古學振東南海內文士駱驛奔赴公性好客日具數人饌賓至如歸每三爵後詞辯蜂起雜以諧謔輒屈其坐

與同宗偉業克孝國杰等以文行相砥礪生平負志節急人患難其成進士也會畢中見刊章告密將為所搆勢張甚公獨鋭身爲營救卒以免家居侍太公疾視湯藥浣廁牏衣不解帶者數十日父歿哭泣喪葬備物盡志人稱日孝事長兄侍二弟友無間言伉爽曠達不拘小節嘗遊黃山陵絕頂慨然長嘯謂今天下將亂大丈夫習勞苦任艱難爲國家驅馳奔走有如此遊矣其鋭志强濟如此公死無子國杰經紀其喪以少子主其祀

按此據吳偉業所撰而傳之他書有言其降賊者當再攷

揺烈孝傳

女揺氏小名全哥蕭山人父士忠官參將女生而美姿容寡言笑女紅精好尤知大體年及笄未字人甲申三月京城陷有偽權將軍欲納女為配女瞠目大吼曰頭可斷身不可辱也賊不聽乃刑辱其父母弟妹必欲得女方已女大哭曰女生不能孝侍父母友愛弟妹今因女一人而斬揺氏之祀女罪愈深奮身

觸柱欲死爲衆挽持女慟哭絶粒賊怒甚愈加凌虐
四其父求死不得一日乘間同父及母鮑氏暨弟妹
等俱自縊死賊歸見女顔色不變恨其生不從已欲
汚其尸尸忽動賊驚避尋知女實求死喜甚復好言
求合女佯許之曰若殯瘞我父母弟妹方從爾不然
我即刎死賊信其言乃厚葬之事畢女持刀哭罵將
自刎賊大怒奪刀亂刺頃刻而斃

潘鵬妻妾

潘鵬家資數萬開生藥坊妻徐氏宛平孝廉女妾楊

李氏姑媳皆寡居。一賊入其室。索酒飯。見婦艾。調戲之。婦曰。將軍遠來。想已飢渴。遂置酒與賊暢飲。賊盡醉。酣睡去。兩婦即烹湯一盆。先佯呼之。賊俱不動。復擲銅盆于地。賊亦鼾卧如故。遂以麻索縛其手足。然後老婦以滾湯澆其頂。少婦以錐刺其喉。賊痛極暴跳而死。

梁氏雙烈投井

烈婦梁氏。真定人。都諫蕉洲公之女。鄜延兵憲玉公原聘配也。幼讀書明大義。當甲申賊敫都城。烈婦與

其小姑名慶者毀容深藏乃不爲賊所窺及賊遁姐姑許淑人曰賊遁矣我輩不乘此還鄉更將何待遂擕以行踉蹌至彰義門見婦女有爲賊所驅以行者有與賊並行者有騎而歌笑自若者烈婦曰夫非良家婦與何恬不知耻若此倘吾爲所掠則有死而已然死于道路何如死于此地之爲愈也許淑人曰吾尾賊賊不反顧婦曰如反顧奈何語慶曰我死姑能從乎慶曰願從嫂死烈婦意遂決覘道旁有井烈婦日清泉皓潔吾與姑得死所矣遂擕以投井慶許貫

氏猶未成婚

清宛梁氏文章科第冠冕畿南而合門之內烈婦烈女一時踵出何其事之罕見歟然非讀書明大義焉能如此女子不宜識字此言眞欺我哉

馬烈婦自刎

烈婦陳氏父故霸州人因踏杖徙都門遂家宣武橋父名應選極篤實田氏母嫻謹馴娣弟雁行成三烈婦居其次幼小時性淑婉雅行端言正春父得歡心代母多作勞事姊弟間不有纖忽乖戾父母珍視之

既笄適馬應科承上撫先卿下多寬輔其夫以勤愼儉約。處家人大小無間言。生一女甫週四月。會甲申三月。賊攻都城。人心惶惶告語者面如土。烈婦姑嫜妯娌舉欲逃匿以其方商畧者俄時烈婦以死自矢。獨隨一小刀。無他計也。十九城陷賊衆擁入。馬家當衢眷屬慌懼。對泣求避處。烈婦正色告其夫云。大寇作逆。肆行搶掠。女子安所恃惟有全身速死。有益下。汝無忝所生且逃遁藏匿汝等自便夫揮涕哀泣。展轉不相舍。勉慰解之。門外擾攘忽烈婦在一時木室。

色厲曰萬一賊來辱生則不光死亦局晩抱女大哭我死汝亦何依因力扼死于地遂于推上坐以小刀自刎手猛刃深過喉而絶應科他愕得免越數日賊稍戢始備棺收殮烈婦面色如生而屍不消埋于舉路廠之東云

人惟貪生念重故臨事畏怯若烈婦存一必死之志則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處之泰然豈與偶柔呴嚅者等哉

婦人雖節死于縊與死于水火俱爲難事而自刎

更離豈非與烈丈夫並光夫乎